

「球紋」流轉—— 從高麗青瓷和宋代的球紋談起

謝明良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本文討論球紋的幾個面向。(一)從北宋《營造法式》的「毬紋」附圖來確認高麗青瓷同類紋樣即「毬紋」(球紋)。(二)梳理宋代球紋的流行情況及其可能的淵源，認為其應是來自西方的圖紋。(三)球紋和中國外圓內有方孔錢紋的混淆，以及球紋和獅子母題的結合，即球紋的中國化的問題。(四)東亞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球紋飾。(五)中國化球紋逆向影響西亞和歐洲。

關鍵詞：球紋、高麗青瓷、《營造法式》、雙獅戲球紋

學界對於韓半島高麗朝（918-1392）青瓷的研究早已累積了豐盛的成果，所涉及的面向亦頗多元，其中當然也包括與宋代陶瓷造型、紋樣或製造技藝的討論，而近年來結合考古發掘資料針對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所記載高麗翡色青瓷及其和中國區域「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或所謂「定器制度」的考察，更是顯示此一老舊議題與時俱進且逐步深化的軌跡。不過，就高麗青瓷和中國區域工藝品之影響交流範疇而言，仍然存在著一些值得予以討論但卻為以往學界所忽略的課題，本文以下所擬討論的宋代球紋及其和高麗青瓷紋樣議題，就是其中顯著的一例。中國區域所謂「毬文」（球紋）的淵源古老，本文的另一任務即是嘗試追索它的源流，進而展現其壯闊的流播和變異情況。

一、高麗青瓷所見球紋裝飾

在高麗青瓷幾乎讓人眼花撩亂的裝飾紋樣當中，常見一類以四個尖橢圓，頭尾相接圍成圓形外廓的圖樣。這類圖樣大多見於十二至十三世紀圓形蓋盒盒面的象嵌裝飾，有時也象嵌在同一時期平底盤或鉢的內底，間可見到做為陰刻線畫或透雕鏤空的裝飾母題。本文從細部特徵將這類象嵌圖樣區分成六種形式。以下依序舉例說明，同時提示以往學者或收藏單位的相關解說。雖然所例舉作品受限於筆者所能取得的有限資料，但本文仍儘可能地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圖錄或典藏單位的藏品，並挑選專業學者對於作品的相關解說。

I 式。在頭尾相接圍成圈形的四個橢圓，以及被四個橢圓圍繞的內區飾菊花葉，是這類圖樣最常見的形式。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李秉昌捐贈「青磁象嵌菊花文盒」（圖1）。針對盒蓋所見此類紋樣的說明是：蓋面中央飾菊花紋，周圍四處配以菊花和圓弧組合紋樣。¹ 韓國潤松美術館藏子母蓋盒母盒蓋面亦見同式圖樣（圖2），其說明是：內菱形區域內飾白象嵌菊花一朵，再依序飾菊唐草、蓮唐草、牡丹唐草黑白象嵌裝飾帶。² 海剛高麗青磁研究所藏「青磁象嵌菊唐草文盤」（圖3），相關說明是：在寬敞的內底面由三重同心圓所構成，中央的圓形之中，以折枝菊花為中心，周圍有四個菊花折枝紋。³ 另外，亦見相對簡略的描述，如德國柯隆

1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優艶の色・質樸のかたち—李秉昌コレクション韓国陶磁の美—》（大阪：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1999），頁314。

2 崔淳雨等編，《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1978），頁76。

3 海剛陶磁美術館編，《海剛陶磁美術館圖錄》，第一冊（首爾：弘益企劃，1990），頁259。

美術館藏高麗青瓷蓋盒盒面的同式圖樣的說明是：圓形裝飾以葉片的形狀區分成五個區塊；⁴ G. St. G. M. Gompertz 在他有關高麗青瓷的古典名著中的描述更是浪漫，用鑲嵌青瓷滿是花朵兒這樣的用語，來形容前引子母蓋盒母盒蓋面內區的圖樣（同圖 2）。⁵

II 式。在由四個橢圓環繞的內區飾菊花朵，周圍各橢圓內再飾小型橢圓，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李秉昌捐贈品的蓋盒為例（圖 4），其說明是：中央飾菊花，周圍飾圓弧形構成的抽象紋樣。⁶

III 式。內區飾花葉，外圍四個橢圓留白無加飾，時任朝鮮總督府的野守健曾自全羅南道康津郡沙堂里第七號窯址採集得到這類標本，其外圍另飾黑白象嵌雙龍戲珠圖（圖 5）。標本現藏韓國中央博物館，未見相關說明。

IV 式。內區飾點，外圍四個橢圓留白無加飾。內區點飾的個數和排列不一，如韓國中央博物館藏蓋盒蓋裏內心由啣枝雙鳳環繞的內區飾四方排列的黑白點狀象嵌（圖 6），未見相關說明。

V 式。外圍四個橢圓內飾菊花葉，內區以白象嵌為背底飾方塊形或方框式黑象嵌，見於李秉昌捐贈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高麗青瓷子母蓋盒盒內子盒蓋面（圖 7 左），未見相關說明。

VI 式。屬連續式構圖，如圖 7 內置 V 式圖樣子盒的母盒盒蓋，是以四等分的圓圈將之內的大圈予以切割（圖 7 右）。典藏單位的說明是：表面有由圓圈紋、菊花紋和牡丹唐草紋組合成的象嵌裝飾。⁷

相對於以上六式象嵌圖樣是被應用在盒蓋或平底盤鉢的內面，屬圓身立件的罐類間可見到同類圖樣，如私人藏一件釉色精純的球圓形罐罐身陰刻連續式複線邊廓，內區飾散點排列的朵花（圖 8）。其說明是：外壁大面積的二重圓紋配置成重疊

4 Soon-taek Choi Bae, *Seladon-Keramik der Koryô-Dynastie 918-1392* (Stadt Klö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1984), 184.

5 G. St. G. M. Gompertz, *Korean Celadon: And Other Wares of the Koryô Period* (New York: Thomas Yoseloff, 1965), pl. 49.

6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優艷の色・質樸のかたち—李秉昌コレクション韓国陶磁の美—》，頁 318。

7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優艷の色・質樸のかたち—李秉昌コレクション韓国陶磁の美—》，頁 312。

的上中下三列，重疊部分飾唐草紋，中央是陰刻的朵花。⁸ 韓國中央博物館藏國寶（95 號）青瓷香爐所見鏤空蓋亦見同類圖樣（圖 9），其說明是：爐身上置飾有鏤空七寶繫紋球形蓋，全羅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沙堂里窯製品。⁹ 另外，美國克利富蘭美術館藏高麗青瓷鏤空標本（圖 10）可說是前述第 III 式象嵌圖樣的連續形。

綜合上引諸例及其相關解說，可以清楚得知歷來學者對於本文所擬討論的高麗青瓷之「球紋」，有四菱形、二重圈、葉片形等描述，個別解說則見涉及具體圖樣內涵的所謂七寶繫紋，也就是從佛教七種金屬和寶物引申出的各種寶物或錢貨的泛稱。

二、宋代球紋的流行

要認定宋代的球紋絕非困難的作業。這是因為我們除了可以從不少圖像所見場景安排或角色對應關係，得以識別出宋代球的造型特徵，甚至也有直接展現宋球造型的圖像。後者如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宋（960-1127）晚期定窯白瓷嬰兒枕（圖 11），嬰兒以交合的雙手為枕，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匍匐在橢圓帶壺門印花飾的床榻之上，身著開衩襖袍，外罩坎肩，下著長褲，而嬰兒頭下右手就以手指勾提著帶著結帶的球，球體一面由四個尖橢圓構成，而此一四瓣式毬紋同時見於嬰兒坎肩胸腹部位的連續式劃花紋（圖 11）。據此可知，高麗青瓷所見同類紋樣在中國區域宋代既是球體的外觀特徵，也是著服的裝飾圖案。相對年代稍晚的北宋末至金代定窯的白瓷印花盤，內底則見左前足搭提有著綬帶和繫結的獅形異獸（圖 12）。獅子和帶有結帶的繡球，也就是做為民俗吉祥圖案的所謂獅子滾繡球組合，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國工藝品中屢見不鮮的裝飾圖紋，也是金元時期北方磁州窯枕常見的裝飾母題（圖 13）。

帶繫結綬帶的繡球之外，宋代足球本身也有相近的外觀特徵，其中可確認的是上海博物館藏錢選（1235-1305）畫作《宋太祖蹴鞠圖》的足球為五瓣式（圖 14），而河北省博物院藏金代磁州窯白地黑花枕枕面童子前方的球則呈六瓣式（圖 15）；從外觀特徵看來，本文所謂六瓣式球紋當中很可能也包括了《營造法式》「簇六雪華」（圖 16）在內。因此，高麗青瓷盒盒面所見以五個橢圓首尾接續而成的象嵌圖

8 國立中央博物館，《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1989），頁 208。

9 李秉昌編著，《韓國美術蒐選——高麗陶磁》（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頁 85。

案（圖 17）所擬表現的圖樣應該也是球的外觀特徵，而六瓣式則是球紋或雪花的模擬（圖 18）。前者黑白象嵌之外內心另以銅紅著色（同圖 17），後者乃是在分格蓋盒盒面飾大面積的菊花葉（同圖 18）。至於高麗青瓷蓋盒盒面最常見的以四個橢圓所構成的圖樣雖乏確切的足球圖像，不過元刊《事林廣記》踢球圖人物後方，圍欄之欄板則裝飾著由四個橢圓圍繞成的四瓣式鏤空球紋（圖 19），其似乎和球場上不易辨識橢圓瓣數的足球遙相呼應，這就讓人想起前引定窯嬰兒枕，笑容可掬的嬰兒既手勾提繡球，同時身著毳紋飾坎肩，企圖借由重複的布局構思來突顯做為裝飾母題的球紋（同圖 11）。

朝鮮半島和中國均將球紋做為時尚圖樣的原因並不難理解，因為北宋將作少監李誠奉令編修並刊刻於崇寧二年（1103）的官式建築參考規範《營造法式》就載明了「挑白毳文格眼」（圖 20）或「簇四毳文轉道」（圖 21）。其次，也載錄了「簇六填花毳文」（圖 22），「毳文」即「球紋」。尤應留意的是，《營造法式》的幾種朝廷頒布的毳文格眼既是名符其實的「官樣」，也是當時不分官方或民間眾人競相追逐的時髦圖樣。

三、宋代球紋的源流

已有許多圖像資料表明：收錄於北宋《營造法式》之做為當時官方和民間愛用的時尚圖紋當中，有的是來自前代的傳統圖樣，而球紋即為其中淵源遙遠且古老的一例。¹⁰

北宋以前的球紋圖像案例不少，材質也不一而足，如 1950 年代發掘遼慶曆九年（959）駙馬贈衛國王墓出土的銅鏡，鏡紐座周邊以及鏡外區，即以球紋為飾，鏡背紋樣區塊也是依循四瓣式球紋的造型予以布局（圖 23）。印尼勿里洞島（Belitung Island）海域發現的唐寶曆二年（826）沉船黑石號（*Batu Hitam*）打撈上岸的金杯，外側近口沿處鑿刻連繫式球紋（圖 24）；陝西省扶風法門寺伴出咸通十五年（874）《衣物帳》的鑲金銀籠子的籠蓋和籠身也滿飾鏤空球紋（圖 25），後者四瓣式球紋各瓣鑿刻葉脈，營造出有如四出花的錯視效果。

陶瓷器方面，如陝西省耀州窯五代至北宋早期青瓷報告書稱之為「朵花紋」的

10 謝明良，〈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省思〉，《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7 期（2019.9），頁 1-74。

球紋飾，是在深色胎上施抹白化妝泥，細線陰刻深入胎體的球紋後再施罩青瓷釉，對比分明，頗具裝飾效果（圖 26）。類似的球紋飾還可上溯晚唐九世紀湖南長沙窯枕枕面的連繫四瓣式彩繪（圖 27），其紋樣布局可說是《營造法式》所載錄之此類裝飾圖案的前身。

日本正倉院南倉收貯的「黃地七寶文夾纈薄絹」，是唐代球紋飾的重要作例，其是以纈纈的技法呈現黃地白色連繫球紋（圖 28），同正倉院藏「紫地七寶花鳥文錦」的球紋飾則顯繁縟，是於紫地飾白色連珠式球紋，其內區另飾白、淺綠和紅色忍冬紋，構成球紋外區的四個橢圓瓣內飾二鳥紋，屬複樣三枚綾緯錦（圖 29）。唐宋時期毬紋飾染織品頗為流行，其同時也是時尚的衣裝圖案，如實際繪作於宋代之舊題南唐顧閔中《夜宴圖》，中段所見吹簫樂伎著服即見六瓣式球或雪華紋飾（圖 30），並與「簇六雪華」（同圖 16）更為接近。另外，1980 年代浙江省靈峰山青芝塢靈峰寺故址出土的五代後晉開運年間（944-946）倣木構樓閣式石塔，其門扇花格亦飾六瓣式球紋（圖 31），與前引傳顧閔中《夜宴圖》樂伎著服六瓣式飾紋造型相類。朝鮮半島十四世紀中期高麗朝《阿彌陀三尊圖》本尊大衣也以六瓣式連續球或雪華紋為飾（圖 32），至如陝西省西安交通大學出土的唐代銀盒，盒蓋亦呈球紋般的六瓣式（圖 33），既明示了此一形式球紋亦可上溯唐代，也自然地讓人想起前引象嵌著六瓣式球紋的高麗青瓷蓋盒（同圖 18）。另外，相對年代在隋代的敦煌 244 窟北壁中部菩薩塑像著服則屬四瓣連繫式球紋（圖 34）。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與球紋類似的構圖起源非常古老，如埃及新王國時代第 18 王朝圖特穆斯四世（Tutmosis IV, 1401-1390 B.C.）墓壁畫中象徵愛與美和豐穰的幸運女神哈索爾（Hathor）著服滿飾連球紋飾（圖 35）；阿曼和泰普四世（Amehotep IV, 1352-1338 B.C.）時代私人墓（王陵之谷第 291 號墓）券頂一隅亦見連續式球紋彩繪，球紋內區另飾由連珠圍繞的點紋（圖 36）。不僅如此，Tell el-Yehudia 出土的新王國時代第 19 王朝（1293-1185 B.C.）由石英粉末加固成形的費昂斯（Faience），更是以象嵌的技法營造出對比分明的球紋飾（圖 37），其外觀和裝飾效果仿佛象嵌四瓣式球紋的高麗青瓷蓋盒（同圖 1、4）。問題是，要如何評估由距今三千多年位於非洲東部、東地中海域的埃及工匠所設計製作的球紋飾？也就是說，上引埃及中王國時代 18 王朝的球紋飾是否與亞洲東方中國或朝鮮半島的球紋有關？亦即對於這種二方連續的簡單又討喜的構圖是否可能自行發生於複數地點？重要的是，其是否可予證實或證偽？關於這個議題，本文擬採取由近而遠的方

式，即先觀察地理位置與中國接近的中亞區域資料，而後漸進鋪陳溯源，期望多少能夠呈現其間類是否可能有關？

在今塔吉克斯坦的片治肯特古城是五至八世紀粟特人聚居的大都會，依據阿拉伯歷史學家阿爾·塔巴里（Al-Tabari, 838-923 年）的編年史《帝王世系表》以及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書簡，表明片治肯特古城在七至八世紀是個城邦自治小國，考古發掘也表明古城以八世紀初的遺址數量最為豐富。¹¹ 其中，相對年代在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的一個帶穀倉的豪宅大廳（28 號室），南牆繪波斯戰神韋雷特拉格納，北牆繪騎獅娜娜女神等圖像，室頂則彩飾連繫式球紋（圖 38）。

位於西亞的薩珊波斯朝（224-651）和東亞的中國於五世紀中葉已有所交往，《魏書》本紀也記載波斯使團到訪北魏都城平城（山西大同）和洛陽，大同北魏正始元年（504）封和突墓等北魏墓葬出土的波斯銀盤、銀杯表明薩珊波斯銀器被攜入中國。¹² 美國沃特斯藝術博物館（The Walters Art Museum）藏的相對年代在六至七世紀的〈王之饗宴〉波斯平杯內側，國王與王妃頭上半弧區塊部分飾連續球紋（圖 39）；二十世紀初發現的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帝王酒宴圖盤〉，王雙手各持花和酒盃倚坐於高足床榻之上，床榻靠背飾連續球紋，¹³ 從茹阿爾（Jouarre）（塞納馬恩縣〔Seine-et-Marne〕）尼僧院長聖亞奇布（St. Agilbert）（665 年歿）的石灰長方棺也以鏤空的連續球紋為飾（圖 40），可知球紋構圖是薩珊朝愛用的紋樣。

另一方面，在印度次大陸西北部今巴基斯坦的犍陀羅也可見到球紋的蹤跡。眾所周知，該地區不僅是希臘、羅馬風佛教藝術的誕生地，也和印度文化關連緊密，而西域和中國的佛教藝術更是深受犍陀羅美術的影響。相對年代在三至四世紀的犍陀羅灰片岩〈佛陀說法圖〉屬三尊式，正中佛陀兩脇侍以佛陀替代了常見的菩薩，意喻佛陀亡後，佛法不滅，誕生新的佛陀，而球紋則見於最上方的浮雕（圖 41）。於建物室頂飾連續球紋，既見於前引中亞片治肯特豪宅拱頂（同圖 38），敘利亞帕

11 馬爾夏克（Boris Marshak），毛銘譯，《突厥人、粟特人與娜娜女神（The Turks, The Sogdians & Goddess Nana）》（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頁 21-49；葛樂耐（Frantz Grenet），毛銘譯，《駛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頁 71-74。

12 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薩珊銀盤考〉，《文物》，1983 年 8 期，頁 5-7；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銀盤〉，《文物》，1983 年 8 期，頁 8-12 轉頁 39；以及榮新江，〈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原載《中國學術》，2002 年 4 期，後收入同氏，《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62-63。

13 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シルクロード貴金屬工藝》（東京：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1981），頁 31，圖 3。

邁拉（Palmyra）城鎮南西部峽谷所發現的一座二世紀後半由兄弟三人所營造，被稱為「三兄弟墓」地下石砌墓拱頂也可見到連續球紋彩繪（圖 42）。不僅如此，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Pelopónnisos）港口城市阿哈伊亞地區（Achaia）發現的三世紀羅馬時代馬賽克鋪地磚，在以阿芙羅狄蒂（Aphrodite）這位象徵愛、性和美貌女神的上下邊框部位也都飾滿了連續球紋（圖 43），其源頭可遠溯前引埃及中王國時期第十八王朝的室頂彩繪（同圖 36），或同十八王朝幸運女神哈素爾（Hathor）的衣著圖案裝飾（同圖 35）。古希臘人認為聖地德斐爾（Delphi）是世界的中心，也稱為翁法洛斯（Omphalos）即肚臍，並以帶著網格瓣紋的圓球象徵世界之臍。¹⁴ 可以一提的是，埃及的球紋飾也影響到了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今伊拉克境內）亞述王國，如 Kuyunjik 北宮殿第 1 室（約 668-631 B.C.）所見模倣絨毯的鋪地石板，內區飾六瓣式連續球紋，最外區飾連枝蓮花（圖 44），朱利安·瑞亞德（J. E. Reade）從蓮花的樣式推測石板的裝飾構思應是由埃及，經腓尼基而傳入亞述的，亦即亞述工匠是以石材來模倣著名的腓尼基織物。¹⁵ 位於今伊拉克由阿拉伯人所營建的隊商都市哈特拉（Hatra）市鎮中心第 10 號神殿出土的二世紀時期 Sanatrug I 大理石立像，國王身著束腰式外衣，長褲，足登靴，屬典型的伊朗（帕提亞）系的裝扮；右手做出佛像施無畏印般表示友好歡迎的手勢，左手持象徵勝利的椰棗葉。¹⁶ 束腰式長外衣和長褲正面滿飾以連珠構成的四瓣式球紋，結合球紋兩側以聯珠排列而成的長條形邊線，使得球形圖飾顯得華麗貴氣（圖 45）。

以上，本文從距離亞洲東部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之最為遙遠的非洲東部埃及球紋圖像為起點，擇要列舉了希臘、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遺構或工藝品所見球紋案例。雖然筆者並無能力梳理球紋於其間的具體影響關係，但幾可確認的是與中國區域宋人所稱「毳紋」造型相近的裝飾紋樣最早見於古埃及。其次，姑且不論唐代此一圖樣的源頭是否一脈相承地來自於古埃及？但是經由上引諸例至少可以想像評估往返於絲綢之路的商賈或僧侶極可能曾對流行於西亞和中亞地區的此一圖紋傳播入中國之事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其中聚居中亞的

14 東京新聞編，《オランダ国立ライデン古代博物館所藏古代ギリシャ・ローマ展》（萊頓：オランダ国立ライデン古代博物館，1989），頁 32。

15 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東京企畫部編，《大英博物館アッシリア大文明展——芸術と帝國》（東京：朝日新聞文化企畫局東京企畫部，1996），頁 102。

16 奈良縣立美術館編，《シルクロード・オアシスと草原の道》（奈良：奈良縣立美術館，1988），頁 187；以及田邊勝美等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16・西アジア》（東京：小學館，2000），頁 431 田邊勝美的解說。

粟特人的作用恐怕更是不容忽視。無論如何，唐代的球紋既是宋代《營造法式》同類圖樣的源頭，而《營造法式》以及體現著時代流行氛圍的宋代陶瓷等工藝品之球紋裝飾則又影響了高麗青瓷球紋的製作。另外，晚唐九世紀湖南長沙窯所見球紋彩繪（同圖 26）則又表明球紋播入中國的另一途徑，即除了北方陸路還需考慮海上之路，後者目前所見球紋有四瓣式及六瓣式。

四、東亞球紋的流轉

繼正倉院藏唐代球紋夾纈絹和緯錦（同圖 28、29）等實物資料，日本原東寺（教王護國寺）絹本著色《十二天像》之帝釋天像胸前披膊亦以球紋為飾（圖 46），依據東寺文獻《東寶記》知該《十二天像》乃是製作於平安朝大治二年（1127）。¹⁷從京都相國寺藏南宋（1127-1279）寧波地區畫家陸信忠繪《十六羅漢圖》羅漢著服（圖 47）或繪製於十四世紀初《法然上人繪傳》表現長承二年（1133）法然誕生場景室內屏風（圖 48），以及十六世紀繪作談山神社神廟拜所舉行之八講祭本尊畫像後方布幕上的球紋飾¹⁸可以想見，球紋圖樣一直都是東亞高級織染品愛用的圖案，也因此經常出現在佛門僧侶或富裕人家等高消費層的著服或室內裝飾道具；內蒙古遼代中期的哲里木盟小努日木墓葬出土的聯珠團花綾，聯珠內填單朵俯視蓮花，其花心即呈四瓣式球紋（圖 49）。¹⁹除了上引諸例之外，日本栃木縣鏝阿寺藏十四世紀高麗朝《阿彌陀八大菩薩圖》佛陀坐具亦繪飾球紋（圖 50）。不僅如此，從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人范百祿《致完夫吏部侍郎尺牘》（圖 51）或京都本願寺本平安朝後期（十二世紀）《三十六人家集》所用可能是由中國攜入的彩箋所飾連繫式球紋（圖 52），可知其也被做為一種文化人風雅的紋樣。後者之裝飾外觀，既和《營造法式》「毬文」（同圖 20），或晚迄十五世紀室町期「縹地花輪違模樣括袴」（圖 53）有同工之趣，也和前引古埃及（同圖 35、36）或西亞地區同類圖紋有著相近的裝飾效果，表明了形式化的裝飾圖案強韌的生命力。

對於本文而言，設若羅列東亞區域不同質材工藝品所見球紋裝飾，並予分期、分區或給予簡單的形式分類，應該不會是太困難的作業。這是因為，只要我們稍

17 京都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覽會：王朝の美》（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4），頁 251。

18 奈良國立博物館，《大遣唐使展：平城遷都 1300 年記念》（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0），圖 102。

19 關於宋遼時期絲織品球紋裝飾的綜合介紹，可參見：劉葉寧，〈宋遼時期絲綢紋樣中球路紋的研究〉（北京：北京服裝學院學術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8），頁 1-82。

加留意，就會驚訝地發現球紋竟然無所不在，充斥在中古時期以來各區域的各種工藝製品，其甚至滲入中國的輿服行列，成為帝王賞賜臣僚的重要象徵圖紋，如宋人汪應辰《石林燕語辨》載大觀初「罷執政換仙花帶，詔示許服毳紋帶」（卷三）；沈與求《龜溪集》也說他曾蒙聖恩受賜「毳紋笏頭帶」（〈辭免賜金帶笏子〉），不僅如此，球紋也悄悄地進入中國倣古禮祭器的世界，如浙江省金華南宋嘉泰元年（1201）鄭繼道母徐氏墓出土的鼎式銅爐雙耳就滿飾球紋（圖 54）。就是因為球紋出現頻率極高，致使我們習以為常甚至視而不見。以銅鏡為例：前引中國內蒙遼駙馬贈衛國王墓（959）（同圖 23），或韓半島高麗王朝（圖 55），以及日本平安朝（圖 56）其鏡背均以球紋為裝飾母題，並且晚迄明清時期銅鏡依然承襲此一裝飾圖樣。

考慮到此一現實情況，本文所將採行的策略是：以陶瓷為例擇要觀察球紋在中國和日本區域的表現情況。選擇陶瓷器的原因並非只是由於其數量多而容易檢索獲得，同時也是考量其賦彩的豐富性，以及除了盤碟等平面器之外，另有不少立件器式可供評估。由於前已提及宋瓷和高麗青瓷球紋飾，在此不再贅述，以下主要從元明時期相關作例著手，而後再敘及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球紋圖樣。

元代陶瓷的球紋飾既見於盤類的內底（圖 57），也常被做為瓶罐類的邊飾或區隔畫面布局的裝飾帶，後者如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雙獅戲球八稜式玉壺春瓶，瓶身腹獅紋和變形蓮瓣之間以球紋裝飾帶做為畫面空間的區隔帶（圖 58），也就是說以球紋裝飾帶再次適恰地強調了上方的獅子戲球紋。另外，也有以連繫式球紋做為開光以外的背底，如北京出土的元代石雕（圖 59）。

目前所見唐代碑刻墓誌等不少石刻資料或正倉院傳世的唐代木器、金屬器等工藝品所見獅子前方一般飾團花雲氣等紋樣，而以往學者似亦多認為獅子與繡球的組合不會早於宋金時期。²⁰ 不過我們應該留意，雙獅趕火珠圖像已經見於伴出唐咸通十五年（874）紀年《衣物帳》之陝西法門寺地宮的鑲金四天王銀寶函，²¹ 至於獅子和球搭配的母題則見於內蒙古通遼市科左後旗吐爾基山十世紀前期遼墓出土的銀鑲金蓋盒盒面的雙獅戲球紋（圖 60），因此，我認為獅子與球之共伴組合圖像很有可能是成立於十世紀前期，並有較大可能是參考了龍戲火珠並漸次將火珠替換成了繡球，其過渡樣式可參見四川前蜀王建墓（918 年卒）出土鏡奩蓋面的銀平脫雙獅

20 如：李零，〈「國際動物」：中國藝術中的獅虎形象〉，收入氏著，《萬變》（北京：三聯書店，2016），頁 375-376。

2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彩版 100。

戲珠紋。²² 其次，韓國全羅南道康津郡沙堂里十一世紀高麗青瓷也出現了雙鳳戲球紋陰刻圖像（圖 61），據此可知做為其模倣對象的十世紀後期浙江省越窯青瓷雙鳳紋，雙鳳之間常見的單圈或雙圈飾紋或即繡球的簡化樣式；四川瀘縣宋墓石刻一對雀鳥之間的球紋則帶穗帶（圖 62）。無論如何，外來的獅子和出自異域的球飾至此完全中國化，其甚至被做為鎮宅避邪的吉祥圖像（圖 63），此後又成了東亞區域常見的吉祥寓意母題。如越南黎朝十五世紀青花盤即為其例（圖 64），而明代早期龍泉窯青瓷墩，以鏤空的技法裝飾獅子戲球紋，球紋呈四瓣式，墩子上部亦飾陰刻連繫式球紋（圖 65），此一時期亦見帶結帶的六瓣式球紋（圖 66）。除了青花或單色釉瓷之外，四川平武縣明代十五世紀王璽家族墓出土的大口罐，口頸部位球紋帶係以紅彩勾邊，再填綠彩（圖 67）；日本五島美術館藏俗稱金襴手的明代嘉靖朝執壺，則是以球紋為地，來襯托內飾紅綠花葉或鏤空金飾的開光（圖 68），極為華麗。另外，明代中後期的景德鎮法花器上的球紋也值得一提，如出光美術館藏明代中期梅瓶瓶肩球紋已和璽珞融合成了璽珞紋的墜飾之一（圖 69），而大英博物館藏原 George Eumorfopoulos 藏品的翡翠藍釉碗則是採鏤空的技法來表現呈十字形排列的交疊式球紋，球紋周邊四處等距分布的鏤孔則是交疊式球紋構圖單位中，球紋外徑等距分布之與其他球紋的交結點飾的象徵性遺留（圖 70），結帶球紋可參見前引宋金時期北方白瓷（同圖 12、13）。

從傳世實物看來，朝鮮半島高麗朝和朝鮮王朝在紋樣傳承方面似有斷絕的現象，也就是說球紋在朝鮮王朝的工藝品上很少出現，而偶可見到的十七世紀朝鮮王朝青花瓷之球紋則是承襲了中國式帶結帶的球紋飾，不過其整體氛圍卻又有著朝鮮王朝陶瓷因留白效果所產生的靜寂感（圖 71）。反觀日本自古代以迄近世持續地自中國取得各種織品，其中當然也包括了球紋飾製品，如被稱為「遠州緞子」的十四至十五世紀染織（圖 72），或前田家傳世的明代後期十六至十七世紀金襴（圖 73）均為其例。值得一提的是，這類飾有圖案化球紋的織品有時又做為珍貴的抹茶罐的囊袋而進入日本的茶道世界，如畠山即翁藏日本瀨戶燒抹茶罐（「淹浪」銘）的囊袋即為一例（圖 74）。後者抹茶罐的內層木箱蓋面和蓋裏有小堀遠州（1579-1647）銘識，外層木箱蓋面和蓋裏另有松平不昧（1751-1818）書銘，²³ 並收入其《雲州藏

22 馮漢驥，《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頁 60，圖 61，不過報告書誤認火珠為球，將整體圖像稱為「雙獅戲球」（頁 60）。

23 公益財團法人畠山記念館，《與眾愛玩：畠山即翁の美の世界》（東京：公益財團法人畠山記念館，2011），頁 41 圖 28 的解說。

帳》「中興名物之部」，是流傳有緒的著名茶罐。²⁴不過，日本國產陶瓷所見球紋似乎只能上溯十七世紀或之前不久，其裝飾契機與其說是對傳統工藝圖樣如前引平安朝銅鏡（同圖 56）球紋的復興，無寧更應考慮是受到自中國輸入的高檔織物或陶瓷器等工藝品的影響。事實上，我們從大橋康二整理分類之多達十種形式的九州肥前伊萬里燒所見日方俗稱「七寶」的球紋（圖 75），不難想像肥前陶工得見球紋的管道既暢通且多元，其中可能還包括幾種由日本自行開發設計的新樣式。

雖然日本近代學者習慣將球紋稱為七寶繫文（輪違い文），然而十七世紀的日本陶工或消費者其實已認識到獅子戲球的故實，因此帶元祿五年（1692）紀年的柿右衛門釉上彩繪瓷獅塑像，於左前肢下的球另飾鏤空的四瓣式球紋（圖 76）。其次，十七世紀柿右衛門瓶既在瓶身腹開光處釉上彩繪獅和折枝花葉，背底則以球紋為地（圖 77），以另類的手法來表現獅子戲球母題。不僅十七世紀美濃地方的織部燒以結帶球紋為繪飾（圖 78），古九谷亦常見球紋飾（圖 79），至於曾輸往歐洲的柿右衛門瓷盤內側更裝飾著新穎華麗的球紋帶（圖 80）。然而，最能體現和樣裝飾美的球紋設計，恐怕要屬統轄有田地地區的鍋島藩之藩窯鍋島燒了，其以青花繪網格式連繫式球紋，再於網格內彩繪釉上花葉而後入窯二次燒成（圖 81），其工序略同中國區域的鬥彩，整體品相高逸，不愧是進呈將軍幕府的御用瓷器。

相對於上述九州等地窯場陶瓷作例，十七世紀以來京都陶工對於球紋的詮釋更是讓人耳目一新，是洋溢著個人風采的陶藝創作。如野野村仁清（1648-1690）表現禮品包裝折紙般的釉上彩繪香盒（圖 82），已然將球紋完全轉化成幽雅的和風圖案，而其弟子尾形乾山（1663-1773）的球紋盤，是在盤面特定部位施白化妝，再於其上以鈷藍和鐵料填繪出連繫式球紋並勾勒金彩以低溫燒成（圖 83），十足地展現了名工乾山的拿手技藝，是將白化妝和彩飾予以美妙結合極具魅力的陶藝。乾山出生於京都富裕且擁有著藝術氣息的吳服商家，也是琳派大家尾形光琳（1658-1716）之弟，兄弟二人也樂於在個人作品中展現和服上的豐富圖飾，而傳世的十八世紀和服所見書冊形裝飾亦常見球紋與波紋、花草等共同組合成的華麗圖飾（圖 84）。相對的，傳小堀遠州（1579-1647）著用的黑羅沙武家衣裝亦以球紋為飾（圖 85）。京都著名製陶家族成員仁阿彌道八之父初代高橋道八（1749-1804）曾作鐵繪球紋盃（圖 86）；而永樂家第十一代陶工和全（1823-1896）的布紋二段式釉上彩繪

24 《伏見屋本 雲州名物記 中興名物之部》，收入根津美術館編，《中興名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0），頁 130；《雲州藏帳集成》，島根縣立美術館、NHK プロモーション編，《大名茶人 松平不昧展》（東京：NHK、NHK プロモーション，2001），頁 238。

球紋套盒，更是散發出濃濃的和樣風情（圖 87）。另外，而江戶時期也有多個以球紋為家紋的氏族（圖 88）。日本對於圖案化的連續球紋似乎情有獨鍾，除了前引購置中國球紋織品之外，崇禎期（1611-1644）由日本向中國定製之俗稱「祥瑞」的青花當中，不乏滿布球紋的製品（圖 89），其意象與日本十四世紀南北朝時代《法華曼荼羅時繪經箱》箱蓋球紋飾有異曲同工之趣（圖 90），而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南宋朝填漆箱（圖 91）更是球紋飾箱盒類的早期重要例證。

如前所述，來自異域的獅子和球的結合是始見於中國區域的裝飾母題，然而另人料想不到的是，球紋在中國區域卻再次變異成了寓意中國吉祥圖案的符碼，如 1920 年代野崎誠近蒐集其時中國民俗吉祥隱喻的名著《中國吉祥圖案》就收錄了以諧音或寓意方式將蝙蝠（福）、桃或壽字（壽）和雙錢（雙全）來寓意「福壽雙全」的吉祥圖案（圖 92），而疊和的「雙錢」（雙全），顯然就是兩只交疊的球紋。約略同一時期的壁掛式筷筒也以蝠（福）和帶結帶的錢（全）來示意蝠上方「百子千孫」的吉祥文字（圖 93），而其帶結帶的錢（全）紋之造型雖和前引明代法花梅瓶之做為瓔珞墜飾的帶結帶球紋相近（同圖 69），但卻已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意涵。從目前的圖像資料看來，球紋和中國外圓內方錢貨的轉譯借用早在宋金時期已現端倪，前者如一件十三世紀龍泉窯青瓷標本所見酒、色、財、氣露胎印銘，就將原應是外圓內方的錢貨置換成了球紋（圖 94），後者如山東淄博窯白地黑花盆，盆心鐵繪四瓣式球紋，並於瓣上書「大定通寶」（圖 95）。韓國木浦相對年代在十四世紀二〇年代新安沉船既見碗心押印「福祿雙全」字銘的中國南方白瓷碗，²⁵ 交疊的雙球紋也可見於十四世紀前中期元代青花瓷表現道教「八寶」之一的錢紋（圖 96），此一由球紋轉譯為錢紋的符碼後來又為日本區域十七世紀陶瓷所承襲，如東山天皇（1675-1710）生母藤原宗子（敬法門院，1658-1732）寄進京都善峰寺的六方形鏤空壺（圖 97），壺身六方飾鏤空連續球紋開光，但以金彩塗繪當中兩只疊和球紋的方式來呈現「雙錢」的主題。有趣的是「雙錢」圖樣竟然又成了十九世紀英國銅版轉印瓷盤之帶有中國情趣之柳模樣（willow pattern）的邊飾圖紋（圖 98）。

五、逆轉——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外銷瓷的作用力

繼西亞薩珊波斯朝（224-651）文物所見球紋飾，伊朗北部呼羅珊（Khurasan）

25 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木浦：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2006），頁 49，圖 43。

地區尼沙普爾（Nishapur）遺址出土的鳥獸紋彩釉鉢內側近口沿處，是先在黃色底釉上以黑彩等距繪出幾個有著開光效果的邊框，框內再線描內弧式菱形邊飾，據此營造出有著錯視趣味的球紋圖形（圖 99）。相對年代在十一至十二世紀的伊朗三彩鉛釉陶鉢，鉢內壁則是以施抹的白化妝土為地，陰刻雙鈎球紋之後，再填繪銅呈色的綠釉和鐵呈色的褐釉（圖 100）；俗稱 Minai 類型的十二至十三世紀多彩陶盤盤心樹下右側人物著服亦以球紋為飾（圖 101），其和前引日本大治二年（1127）十二天像（同圖 46），或南宋陸忠信繪《十六羅漢圖》羅漢之球紋飾著服（同圖 47）相互呼應，可以一窺其時球紋飾衣裝在亞洲地區的流行盛況。

相對於上引的阿拔斯朝（750-1258）彩釉陶器球紋是承襲了薩珊波斯朝的球紋裝飾傳統，伊朗薩法維朝（1501-1736）青花瓷則見業已中國化的球紋飾。據說建立薩法維朝的阿拔斯一世（1587-1629）曾從中國招募三百名陶工偕同家屬來到波斯傳習製陶術，在克爾曼（Kerman）和伊斯法罕（Esfahān）燒造中國風的青花製品，其產品不僅外銷中亞，甚至經由荷蘭東印度公司運抵巴達維亞，再輾轉販售至歐洲等地。²⁶ 另外，1641 年荷蘭在日本長崎所設置的出島商館遺址也出土了薩法維朝青花盤殘片。²⁷

英國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的薩法維朝的青花雙耳扁壺（圖 102），壺身正中四出開光左右與花蝶共伴的球紋造型是明代外銷瓷常見的帶四接點球紋，而開光下方左右的球紋則是與瓔珞結合成的墜飾，其與前述明代法花製品（同圖 69）均是球紋中國化之例。其次，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被稱為卡拉克瓷（Kraak Porcelain）景德鎮著名外銷瓷（圖 103）或過往俗稱為汕頭窯（Swatow）的福建省漳州窯製品（圖 104）也是伊朗青花倣製的對象，如日本中近東文化中心藏十七世紀伊朗青花碟的球紋邊飾（圖 105），顯然是受到卡拉克青花瓷等中國外銷瓷球紋邊飾的啟發（圖 104、106）。

橫跨歐亞大陸坐落在土耳其西北部博斯普魯斯海峽之濱的伊斯坦堡是西元 330 年君士坦丁遷都羅馬帝國的都城所在地，也稱君士坦丁堡，是西元 395 年羅馬帝國分為東西之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王朝的首都。從一件君士坦丁堡製作表現當地執政官圖像的象牙雕飾，可以清楚看到執政官的著服、帶獅子腳的座椅，以及下方競技

26 吉田光邦，《やきもの 増補版》（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3），頁 101-102。

27 佐々木達夫，〈遺跡出土の破片が語るイスラーム陶器の変遷と流通〉，收入東洋陶磁學會編，《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頁 310 及頁 16 彩圖 80。

場觀眾席前的矮牆都裝飾著四瓣式球紋，典藏單位人員經由飾板上方禮贊執政官的銘文及其與其他作例的比對考證，指出其製作於西元 506 年（圖 107）。

歐洲球紋極為普遍，無論是伊比利半島西班牙伊斯蘭統治期建物馬賽克（圖 108），或九世紀末至十世紀初期的德國 Reichenau-Oberzell, Sankt Georg · Nare 教堂過道拱頂繪畫都可見到（圖 109），其例子甚多，本文從略。另一方面，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外銷瓷對歐洲陶瓷球紋製作的影響，則是本文的關心對象。開窯於十八世紀初的德國德勒斯登麥森陶瓷與中國或日本的影響關係，於學界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不過，帶有奧古斯都強王（Friedrich August II, 1670-1733）青花銘記製作於 1740-1750 年代的青花五彩盤，盤內心花器器身的連繫式球紋（圖 110），與其說是拜占庭或神聖羅馬帝國以來的傳承，更有可能是受到中國陶瓷的影響，除了前引大量輸往歐洲的卡拉克青花瓷常見球紋圖樣之外，球紋花器後方的蕉葉紋也暗示了其和中國的關連，因為蕉葉紋正是中國十七世紀流行的圖紋之一（同圖 106）。²⁸ 另外，由中國輸往歐洲的經常置放在壁爐上方的康熙朝（1661-1722）後期俗稱將軍罐之罐身，也可見到帶連續球紋的釉上彩繪花器（圖 111）。

結語

「球紋」（毬文）是北宋《營造法式》作者李誠針對以四個或六個尖橢圓，頭尾相接圍成圓形外廓之圖案的稱呼。這種圖案至遲在隋代已由中亞傳入中國，類似造型的紋樣可見於古埃及，但其是否即中國毬紋一脈相承的遠祖？此當然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探索，但可確認的是由於宋人經常將之做為繡球的裝飾圖紋，同時其整體外觀又和宋代足球相似，所以就以「毬文」來概括這種頻見於織品、陶瓷等工藝製品或建物窗櫺的圖樣。球紋傳入中國之後，歷經了幾次中國化變革，先是在十世紀出現與獅子共伴匹配成了帶有吉祥意味的圖案，而球體也因此添加了結帶，於宋金時期已見與中國錢紋造型混融之例，到了元代又被吸納進入道教「八寶」中喻寓錢貨的寶物，後者不僅可見呈品字排列的三錢紋並且出現錢錢交疊的「雙錢」圖紋，而雙錢圖紋後來又和蝠（福）、壽字或桃（壽）結合成了清代以來廣為人知的「福壽雙全」吉祥圖案。

28 謝明良，〈關於葉形盤——從臺灣高雄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盤談起〉，《陶瓷手記 2》（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19-38。

球紋雖非中國的創意，但中國區域卻也扮演了球紋傳播的重要角色，如朝鮮半島高麗青瓷的球紋極可能就是由中國所傳入，但高麗陶工則採用象嵌的技法豐富了球紋裝飾，別有一番風情。其次，朝鮮王朝青花瓷所見結帶的球紋飾則是採納了業已中國化的球紋飾，而此一中國化之添加結帶的球紋也傳入日本，成了桃山時代陶瓷的裝飾紋樣之一。不僅如此，日本京燒也吸收了在中國區域所改良變形的交疊雙球圖案（雙錢紋），但經由與其他圖紋的安排布局而趨和樣化。至於十七世紀伊朗薩法維青花器也是模倣了明代的瓔珞式球紋。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外來的球紋在中國的幾種變革，並無取代或說汰換中國類似圖紋之情事，而是彼此共存，並且做為傳統的圖案沿續到今日。而當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陶瓷大量輸出之際，球紋也自然地成為外銷陶瓷的裝飾圖紋，影響及於伊斯蘭地區或歐洲的陶瓷製作。對於歐洲區域的消費者而言，中國陶瓷是有著東方異國情調的舶來品，然而我們往往無法掌握當他們目睹中國陶瓷球紋裝飾時的審美情趣或想像。以一件十七世紀輸往歐洲的宜興紫砂壺為例（圖 112），其壺身下方臺座飾鏤空的連續式球紋，由於宜興紫砂的紫紅胎色酷似古羅馬的亮紅陶（terra sigillate），紫砂壺壺身的浮雕式貼花，也和以外模模印浮雕式紋樣的亮紅陶的外觀相近，再加上壺身臺座的連續式球紋也是拜占庭王朝工藝品上常見的裝飾紋樣，因此，歐洲的消費者到底如何評估、賞鑑這一件貼飾著常見於古希臘和古羅馬工藝品的葡萄花葉，並裝飾著今日中國設計圖籍將之稱為「連錢紋」或「古錢套」的連繫式鏤空球紋、有著典型中國式吉祥意涵的紫砂壺？到底是帶有異國情調的東方文物？抑或當它是模倣古羅馬陶器的亞洲版亮紅陶？實在耐人尋味。

亞洲區域的球紋也有婉轉的遭遇。如東爪哇 Majapahit 朝（《元史》稱「馬喏巴歇」，《明史》稱「滿者伯夷」）出土的十四世紀四臂神像石雕腰帶就陰刻著四瓣式球紋（圖 113），應予一提的是，其都城遺址在今 Mojokerto 州 Truwulan 郡，所出元代十四世紀至正型青花瓷估計有六千件之多。²⁹ 其次，爪哇北部約興建於十五世紀後期的 Demak 回教清真寺（Masjid dan Makam Demak）正殿內區西壁聖龕內貼飾的由越南燒製的青花瓷磚以球紋為飾（圖 114）。不僅如此，其正殿外區東壁

29 蘭山康彦，〈マジヤパヒト王都城出土の元代青花磁片〉，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元の染付展——14世紀の景德鎮窯》（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85），頁 26，圖 18、23、25、28。龜井明德、John N. Miksic，《インドネシア・トロラン遺跡發現陶瓷の研究——シンガポール大學東南アジア研究室保管資料》（川崎市：専修大學アジア考古學チーム，2010），頁 27。

面階段式十字形青花壁磚菱形開光內更繪飾業已中國化的獅子戲球紋（圖 115），是中國吉祥紋樣進入回教聖域的有趣案例，而上引青花壁磚則是印尼回教徒承襲西亞伊斯蘭教建築裝飾傳統向越南窯場定製的商品。³⁰ 另外，船載大量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前期越南製外銷瓷卻不幸於會安（Hoi An）、占婆（Lu Lao Chau）島域失事沉沒的所謂會安沉船（*Hoi An Shipwreck*），不僅可見獅子戲球母題的製品（同圖 64），亦見不少以球紋為主題的青花或青花紅綠彩蓋盒（圖 116）。從目前的資料看來，十五至十六世紀的越南瓷窯曾大量倣燒景德鎮青花瓷並以此外銷，成為中國陶瓷貿易的競爭對手，其產品不僅輸入琉球、日本或印尼等地，於埃及福斯塔特（Fustat）、西奈半島西海岸南部港口遺跡，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哈伊馬角（Ras Al-Khaimah）朱爾法（Julfar）等遺址亦曾出土越南陶瓷標本。³¹ 雖然筆者實在好奇，當其中部分區域消費者目睹越南陶瓷上這似曾相識的球紋，特別是業已中國化的獅子戲球紋時的審美感受？可惜本文目前仍無能力解決此一疑惑。

文末，筆者應有義務再對高麗青瓷球紋的可能來源略作交待。以高麗青瓷的球紋造型而言，雖以四瓣式球紋居多，但亦存在五、六、七以及八瓣式球紋飾。如前所述，六瓣式球紋見於唐代六瓣式銀盒（同圖 33），而偶可見到的七瓣式球紋（圖 117）則和中國區域戰國時期銅鏡鏡背的七弧垂幕紋構圖有相近之處（圖 118），八瓣式球紋既見於漢代銅鏡鏡背的八連弧，也見於高麗朝的銅鏡。不過，如果考慮到高麗青瓷的整體器式特徵與北宋汝窯青瓷或耀州窯青瓷等宋代瓷窯製品的緊密關連，特別是四瓣式球紋是不少宋代陶瓷常見的時尚紋樣，本文因此傾向認為高麗青瓷球紋的祖型有較大可能來自宋代陶瓷等工藝品，而與時空斷裂的中國古代銅鏡紋樣無涉。同樣的，中國山東省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距今 6,000 至 5,800 年的彩陶漏缸（圖 119），陶缸彩繪的四瓣花構圖雖也和本文四瓣式球紋有相近之處，而河南省廟底溝等中國新石器時代彩陶亦見類似紋樣，但目前並無任何資料顯示其和隋唐時期出現的球紋有關，因此本文主觀地予以排除。另外，直到今日東亞區域球紋造型也是以四瓣式球紋最受歡迎，如承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榮譽館長伊藤郁太郎慫恿推薦，近年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購藏的現代倣品即屬四瓣式（圖 120）。

30 蘭山康彦，〈デマク回教寺院の安南青花陶磚について〉，《東洋陶磁》，4 期（1977），頁 41-57。

31 坂井隆，〈ジャワ発見のベトナム産タイルの図柄について—イスラーム文化との交流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69 卷 3 號（2010.12），頁 23-27。

引用書目

近代論著

- 李零，〈「國際動物」：中國藝術中的獅虎形象〉，收入氏著，《萬變》，北京：三聯書店，2016，頁 375-376。
- 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薩珊銀盤考〉，《文物》，1983 年 8 期，頁 5-7。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銀盤〉，《文物》，1983 年 8 期，頁 8-12 轉頁 39。
- 馮漢驥，《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 榮新江，〈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原載《中國學術》，2002 年 4 期，收入氏著，《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62-63。
- 劉葉寧，〈宋遼時期絲綢紋樣中球路紋的研究〉，北京：北京服裝學院學術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8。
- 謝明良，〈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省思〉，《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7 期，2019 年 9 月，頁 1-74。
- 謝明良，〈關於葉形盤——從臺灣高雄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盤談起〉，《陶瓷手記 2》，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19-38。
-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優艷の色・質樸のかたち—李秉昌コレクション韓国陶磁の美—》，大阪：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1999。
- 公益財團法人畠山記念館，《與眾愛玩：畠山即翁の美の世界》，東京：公益財團法人畠山記念館，2011。
- 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シルクロード貴金屬工藝》，東京：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1981。
- 田邊勝美等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16・西アジア》，東京：小學館，2000。
- 吉田光邦，《やきもの 増補版》，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3。
- 佐々木達夫，〈遺跡出土の破片が語るイスラーム陶器の変遷と流通〉，收入東洋陶磁學會編，《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頁 310。
- 坂井隆，〈ジャワ発見のベトナム産タイルの図柄について—イスラーム文化との交流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69 卷 3 號，2010 年 12 月，頁 23-27。
- 李秉昌編著，《韓國美術蒐選——高麗陶磁》，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
- 京都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覽會：王朝の美》，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4。
- 奈良國立博物館，《大遣唐使展：平城遷都 1300 年記念》，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0。
- 奈良縣立美術館編，《シルクロード・オアシスと草原の道》，奈良：奈良縣立美術館，1988。

- 東京新聞編，《オランダ国立ライデン古代博物館所藏古代ギリシャ・ローマ展》，萊頓：オランダ国立ライデン古代博物館，1989。
- 島根縣立美術館、NHK プロモーション編，《大名茶人 松平不昧展》，東京：NHK、NHK プロモーション，2001。
- 根津美術館編，《中興名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0。
- 馬爾夏克（Boris Marshak），毛銘譯，《突厥人、粟特人與娜娜女神（The Turks, The Sogdians & Goddess Nana）》，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
- 崔淳雨等編，《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1978。
- 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東京企畫部編，《大英博物館アッシリア大文明展——芸術と帝國》，東京：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東京企畫部，1996。
- 葛樂耐（Frantz Grenet），毛銘譯，《駛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
- 龜井明德、John N. Miksic，《インドネシア・トロラン遺跡發現陶瓷の研究——シンガポール大學東南アジア研究室保管資料》，川崎市：專修大學アジア考古學チーム，2010。
- 繭山康彦，〈デマク回教寺院の安南青花陶磚について〉，《東洋陶磁》，4期，1977年，頁41-57。
- 繭山康彦，〈マジヤパヒト王都城出土の元代青花磁片〉，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元の染付展——14世紀の景德鎮窯》，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85，頁26。
- 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木浦：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2006。
- 海剛陶磁美術館編，《海剛陶磁美術館圖錄》，第一冊，首爾：弘益企劃，1990。
- 國立中央博物館，《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1989。
- Choi Bae, Soon-taek. *Seladon-Keramik der Koryô-Dynastie 918-1392*. Stadt Klö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1984.
- Gompertz, G. St. G. M., *Korean Celadon: And Other Wares of the Koryô Period*. New York: Thomas Yoseloff, 1965.

圖版出處

- 圖 1 高麗青瓷象嵌球紋盒，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圖版取自伊藤郁太郎編，《優艶の色・質樸のかたち—李秉昌コレクション韓国陶磁の美—》（大阪：大阪美術振興協會，1999），頁 63，圖 21。
- 圖 2 高麗青瓷象嵌菊花球紋盒，韓國潤松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後藤茂樹編，《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1978），頁 77，圖 68。
- 圖 3 高麗青瓷象嵌菊唐草球紋大盤，韓國海剛高麗青瓷研究所藏。圖版取自海剛陶磁美術館編，《海剛陶磁美術館圖錄》，第一冊（仁川：海剛陶磁美術館，1990），頁 172，圖 245。
- 圖 4 高麗青瓷白堆菊花球紋盒，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圖版取自伊藤郁太郎編，前引《優艶の色・質樸のかたち—李秉昌コレクション韓国陶磁の美—》，頁 77，圖 38。
- 圖 5 沙堂里第七號陶窯址出土雙龍戲球紋破片，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版取自野守健，《高麗陶磁の研究》（京都：清田舍，1944），第 127 圖。
- 圖 6 高麗青瓷象嵌雙鳳戲球紋，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李秉昌編著，《韓國美術蒐選——李朝陶磁》（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圖 201B。
- 圖 7 高麗青瓷象嵌菊花球紋組盒，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特別展 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8），頁 96，圖 80。
- 圖 8 高麗青瓷陰刻球紋壺，韓國個人藏。圖版取自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編，《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首爾：通川文化社，1989），頁 34，圖 42。
- 圖 9 高麗青瓷透雕球紋香爐，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李秉昌編著，前引《韓國美術蒐選——李朝陶磁》，頁 85，圖 79。
- 圖 10 高麗青瓷透雕球紋破片，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圖版取自後藤茂樹編，《世界陶磁全集》13・朝鮮上代・高麗篇（東京：河出書房，1961），頁 294，圖 262。
- 圖 11 定窯嬰兒枕，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蔡玫芬主編，《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144，圖 II-90。
- 圖 12 定窯印花獅戲球盤線繪圖，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謝明良，〈記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定窯白瓷〉，原載《藝術學》年報 2（1988），後收入《陶瓷手記 3》（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115，圖 60。
- 圖 13 白地鐵彩劃花獅子戲球紋八方枕，楊永德收藏。圖版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中國陶枕》（楊永德，1984），頁 125，圖 76。
- 圖 14 宋太祖蹴鞠圖（局部），中國上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

等編，《中國古代體育史》（北京：北京教育學院出版社，1990），圖 27。

- 圖 15 白地黑花童子蹴鞠八方枕，中國河北省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張子英編，《磁州窯瓷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 43，圖 9。
- 圖 16 《營造法式》簇六雪華。圖版取自李誠，《營造法式》（北京：中國書店，2006），冊下，卷 32，頁 868。
- 圖 17 高麗青瓷象嵌銅紅菊花球紋盒，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後藤茂樹編，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頁 169，圖 185。
- 圖 18 高麗青瓷象嵌菊花球紋盒，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前引《特別展 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頁 100，圖 85。
- 圖 19 踢球圖（元刊本《事林廣記・戊集》）。圖版取自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等編，前引《中國古代體育史》，圖 26。
- 圖 20 《營造法式》挑白毬紋格眼。圖版取自李誠，《營造法式》，冊下，卷 32，頁 850。
- 圖 21 《營造法式》簇四毬紋轉道。圖版取自李誠，前引《營造法式》，冊下，卷 32，頁 870。
- 圖 22 《營造法式》簇六填華球紋。圖版取自李誠，前引《營造法式》，冊下，卷 32，頁 867。
- 圖 23 四蝶球紋銅鏡，1954 年昭烏達盟赤峰大營子駙馬贈衛國王墓出土。圖版取自翁善珍等著，《中國內蒙古：北方騎馬民族文物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3），頁 85，圖 86。
- 圖 24 黑石號沉船打撈出的樂人球紋金杯。圖版取自 Regina Krahl et al., eds., *Shipwreck: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0), p. 92, fig. 71.
- 圖 25 鑲金球紋提籃籠子，中國陝西省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簡報 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彩版 71。
- 圖 26 青瓷球紋碗，中國陝西省耀州窯窯址出土。圖版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黃堡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 46 之 3 等。
- 圖 27a 長沙窯球紋枕線繪圖，中國湖南省長沙窯窯址出土。圖版取自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頁 192，圖 515。
- 圖 27b 長沙窯球紋盤線繪圖，中國湖南省長沙窯窯址出土。圖版取自長沙窯課題組編，前引《長沙窯》，頁 64，圖 102。
- 圖 28 黃地球紋夾纈薄絹，日本正倉院藏。圖版取自正倉院事務所編，《正倉院宝物：染織〈下〉》（東京：朝日新聞社，1964），圖 86。
- 圖 29 紫地花鳥球紋錦線繪圖，日本正倉院藏。圖版取自正倉院事務所編，前引《正倉院宝物：染織〈下〉》，頁 13，圖 20。

- 圖 30 傳南唐顧閔中《夜宴圖》線繪圖。圖版取自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臺北：龍田文化事業公司，1981），頁 278，圖 101。
- 圖 31 靈峰寺石塔，中國杭州博物館藏。圖版為筆者攝。
- 圖 32 阿彌陀三尊圖，日本私人藏。圖版取自菊竹淳一等，《高麗時代の仏画》（首爾：時空社，2000），頁 87，圖 37。
- 圖 33 都管七箇國盒，中國西安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大遣唐使展：平城遷都 1300 年記念》（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10），頁 202，圖 205。
- 圖 34 供養菩薩著服所見球紋，敦煌壁畫 244 窟北壁中部。圖版取自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 4：敦煌、隋》（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頁 171，圖 170。
- 圖 35 埃及新王國時代第十八王朝特穆斯四世（Tutmosis IV, 1401-1390 B.C.）幸運女神哈索斯（Hathor）著服所見球紋。圖版取自杉勇編，《大系世界の美術 3・エジプト美術》（東京：學習研究社，1972），頁 66。
- 圖 36 阿曼和泰普四世（Amehotep IV, 1352-1338 B.C.）私人墓券頂的球紋彩繪。圖版取自杉勇編，前引《大系世界の美術 3・エジプト美術》，頁 78。
- 圖 37 費昂斯（Faience）球紋象嵌，埃及 Tell el-Yehudia 出土。圖版取自名古屋ボストン美術館編，《古代地中海世界の美術》（名古屋：名古屋ボストン美術館，1999），頁 91，圖 107。
- 圖 38 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Pendjikent）第 28 室（復原圖）券頂的球紋飾。圖版取自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 15・中央アジア》（東京：小學館，1999），頁 212，圖 146。
- 圖 39 銀杯《王之饗宴》，美國沃斯特藝術博物館（The Walters Art Museum）藏。圖版取自ロマン・ギルシュマン（Roman Ghirshman）著，岡谷公二譯，《古代イランの美術》第二冊（東京：新潮社，1966），頁 218，圖 259。
- 圖 40 茹阿爾（Jouarre）（塞納馬恩縣〔Seine-et-Marne〕）尼僧院長聖亞奇布（St. Agilbert）（665 年歿）的石灰長方棺，茹阿爾修道院，聖保羅地下禮拜堂。圖版取自ロマン・ギルシュマン（Roman Ghirshman）著，岡谷公二譯，前引《古代イランの美術》第二冊，頁 295，圖 383。
- 圖 41 佛陀說法圖，平山郁夫收藏。圖版取自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編，《平山郁夫コレクション：ガンダーラとシルクロードの美術》（東京：朝日新聞社，2000），頁 53，圖 97。
- 圖 42 三兄弟之墓內部壁畫，敘利亞帕邁拉（Palmyra）。圖版取自田邊勝美、松島英子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 16・西アジア》（東京：小學館，2000），頁 278，圖 245。
- 圖 43 阿芙羅狄蒂（Aphrodite）馬賽克地磚，希臘帕特雷考古博物館（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Patras）藏。圖版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古代ギリシャー時空を超え

た旅—》（東京：朝日新聞社等，2016），頁 346，圖 323。

- 圖 44 石之絨毯，英國大英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東京企畫部編，《大英博物館アッシリア大文明展——芸術と帝國》（東京：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東京企畫部，1996），頁 103，圖 45。
- 圖 45 哈特拉（Hatra）第 10 號神殿出土 Sanatrug I 大理石立像，伊拉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工藤達男著，《シルクロード・オアシスと草原の道》（奈良：奈良縣立美術館，1988），頁 40，圖 8。
- 圖 46 十二天像，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覽會：王朝の美》（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4），頁 114，圖 56。
- 圖 47 南宋陸信忠繪《十六羅漢圖》著服所見球紋飾，日本京都相國寺藏。圖版取自第二アートセンター編，《世界の文様》3・中国の文様（東京：小學館，1991），頁 91。
- 圖 48 《法然上人繪傳》第 1 卷 2 段〈長承二年法然誕生〉，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観：法然上人絵伝》（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74），第 1 卷 2 段。
- 圖 49 中國內蒙古哲里木盟小努日木遼墓出土團花綾（模寫）。圖版取自陳彥姝，〈遼金「贊嘆寧」〉，收入：榮新江等主編，《粟特人在中國 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 58，圖 3。
- 圖 50 阿彌陀八大菩薩圖寶座局部，日本鑲阿寺藏。圖版取自菊竹淳一等，《高麗時代の仏画》，頁 55，圖 19。
- 圖 51 （宋）范百祿《致完夫吏部侍郎尺牘》冊，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何炎泉主編，《宋代花箋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 161。
- 圖 52 《三十六人家集》〈仲文集〉，日本京都本願寺藏。圖版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前引《特別展覽會：王朝の美》，頁 61。
- 圖 53 縹地花輪違模様括袴（局部），日本大阪鐘紡株式會社藏。圖版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室町時代的美術》（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89），頁 109，圖 141。
- 圖 54 中國浙江省金華南宋嘉泰元年（1201）徐氏墓出土銅爐。圖版取自趙一新等，〈金華南宋鄭繼道家族墓清理簡報〉，《東方博物》，2008 年 28 期，頁 59，圖 11 之 1、5。其中圖 11 之 5 圖承蒙浙江省博物館王屹峰研究員惠賜由他所拍攝的清晰彩圖，謹致謝意。
- 圖 55 七寶文鏡，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国立博物館図版目録：東洋古鏡篇》（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19），頁 240，圖 461。
- 圖 56 球紋散蝶鳥鏡，廣瀨治兵衛氏寄贈。圖版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東京国立博物館藏品図版目録：陶磁・金工編》（京都：便利堂，1987），頁 211，圖 202。
- 圖 57 青瓷貼花四魚球紋鉢，日本出光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出光美術館編，《出光美術館藏品図録：中国陶磁》（東京：出光美術館，1987），圖 152。

- 圖 58 青花雙獅戲球圖八棱玉壺春瓶，中國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藏。圖版取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 3 冊·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217，圖 217。
- 圖 59 球紋地靈芝雙獸石雕，中國北京市。圖版取自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第一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頁 83。
- 圖 60 銀鑲金蓋盒盒蓋的雙獅戲球紋（局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圖版取自蔡玫芬、林天人主編，《黃金旺族：內蒙古博物院大遼文物展》（臺北：時藝多媒體傳播公司，2010），頁 80-81。
- 圖 61 高麗青瓷盒蓋所見陰刻雙鳳戲球紋，韓國國立光州博物館藏。圖版為筆者攝。
- 圖 62 對雀鳥石刻，四川瀘縣宋墓（徵集品）。圖版取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瀘縣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彩版 45 之 1。
- 圖 63 磁州窯白地黑花枕。圖版取自陳萬里，《陶枕》（北京：朝花美術出版社，1954），圖 17。
- 圖 64 越南惠安沉船（Hoi An Shipwreck）青花盤。圖版取自 Butterfields, Fine Asian Works of Art: Including Treasures from the Hoi An Hoard (San Francisco: Butterfields Auctioneers Corp., 2000), p. 4, pl. 6005.
- 圖 65 龍泉窯青瓷繡墩。圖版取自王光堯等編，《天下龍泉 龍泉青瓷與全球化》卷二·國家公器（北京：故宮博物院等，2019），圖 176。
- 圖 66 青花獅球紋大盤，中國江西省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圖版取自楊志剛主編，《灼燦重現：15 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頁 256，圖 173。
- 圖 67 紅綠彩蓮荷紋蓋罐，中國四川省平武報恩寺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楊志剛主編，前引《灼燦重現：15 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頁 374，圖 271。
- 圖 68 五彩透雕水注，日本五島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後藤茂樹編，《世界陶磁全集》14・明（東京：小學館，1976），頁 92，圖 97。
- 圖 69 法花牡丹紋梅瓶，日本出光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出光美術館編，《唐三彩—シルクロードの至宝—》（東京：出光美術館，2019），頁 133，圖 122。
- 圖 70 翡翠藍釉鏤空球紋飾碗，英國大英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Jessical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p. 264, pl. 9: II2.
- 圖 71 白瓷青花草花球紋多方葫蘆形瓶，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9・李朝（東京：小學館，1980），頁 64，圖 45。
- 圖 72 藍地緞子（遠州緞子），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第二アートセンター編，前引《世界の文様》3・中国の文様，頁 14，圖 15。
- 圖 73 蜀金，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小笠原小枝編，《日本の美術》第 220 號・金襴（東京：至文堂，1984），頁 69，圖 108。

- 圖 74 瀬戸茶入，日本畠山紀念館藏。圖版取自公益財團法人畠山記念館，《與眾愛玩：畠山即翁の美の世界》（東京：公益財團法人畠山記念館，2011），頁 41，圖 28。
- 圖 75 古伊萬里各式球紋。圖版取自大橋康二，《古伊萬里の文様—初期肥前磁器を中心に—》（東京：理工學社，1994），頁 267-270。
- 圖 76 柿右衛門釉上彩繪狛犬，日本出光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出光美術館編，《出光美術館藏品図録：日本陶磁》（東京：出光美術館，1990），圖 554。
- 圖 77 釉上彩繪獅子牡丹及球紋德利。圖版取自林屋晴三，《日本の陶磁》9・柿右衛門（東京：中央公論社，1989），頁 46，圖 61。
- 圖 78 織部燒小鉢（局部）。圖版取自河原正彥編，《織部の文様》（大阪：東方出版株式會社，2004），頁 159，圖 328。
- 圖 79 古九谷釉上彩繪繪鳳凰紋花口盤，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9・江戸（四）（東京：小學館，1980），頁 31，圖 24。
- 圖 80 釉上彩繪唐草球紋盤。圖版取自林屋晴三，前引《日本の陶磁》9・柿右衛門，頁 65，圖 144。
- 圖 81 彩繪更紗球紋盤。圖版取自矢部良明，《染付と色絵磁器》名宝日本の美術，第 18 卷（東京：小學館，1991），頁 69，圖 63。
- 圖 82 色繪髮斗香盒，日本 MOA 美術館藏。圖版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覽會：京焼——みやこの意匠と技》（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2006），頁 65，圖 41。
- 圖 83 鐵繪鈷藍球紋陶盤。圖版取自五島美術館等，《仁清・乾山と京焼の流れ》（東京：五島美術館等，1978），圖 37。
- 圖 84 十八世紀和服，日本畠山紀念館藏。圖版取自公益財團法人畠山記念館，前引《與眾愛玩：畠山即翁の美の世界》，頁 20，圖 9。
- 圖 85 黑羅沙武家衣裝，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国立博物館図版目録：武家服飾篇》（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09），頁 62。
- 圖 86 繡繪七寶繫紋盃洗，日本和歌山正智苑藏。圖版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前引《特別展覽會：京焼——みやこの意匠と技》，頁 166，圖 161。
- 圖 87 色繪七寶繫紋二段重箱。圖版取自後藤茂樹編，《世界陶磁全集》6・江戸（一）（東京：小學館，1975），頁 120，圖 115。
- 圖 88 圖版取自高澤等，《苗字から引く——家紋の事典》（東京：東京堂，2011），頁 26、71、123、143。
- 圖 89 祥瑞十七世紀景德鎮青花扇形盒。圖版取自齋藤菊太郎，《古染付祥瑞》陶瓷大系，第 44 卷（東京：平凡社，1972），圖 87。
- 圖 90 法華曼荼羅蒔繪經箱，日本德川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德川美術館編，《燦く漆 蒔絵：初音調度の源流を求めて》（名古屋：德川美術館，1993），頁 34，圖 19。
- 圖 91 填漆長方箱，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圖版取自根津美術館編，《宋元の美——伝

来の漆器を中心に》（東京：根津美術館，2004），圖 137。

圖 92 野崎誠近《中國吉祥圖案》中的「福壽雙全」。圖版取自古亭書屋編譯，《中國吉祥圖案：中國風俗研究之一》（臺北：眾文圖書，1994），頁 97。

圖 93 綠釉「福全」圖像筷筒，臺灣私人藏。圖版為筆者攝。

圖 94 南宋龍泉窯「酒色財氣」露胎球紋印銘。圖版取自蔡乃武，《昆山片玉：中國陶瓷文化巡禮》（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5），頁 125。

圖 95 山東淄博窯白地黑花盆，中國山東博物館藏。圖版為後藤修攝。

圖 96 元代青花盤盤心所飾「雙錢」紋，伊朗國家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上海博物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頁 137，圖 38。

圖 97 色繪牡丹唐草紋七寶透六角壺所見「雙錢」紋，日本京都善峯寺藏。圖版取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前引《特別展覽會：京焼——みやこの意匠と技》，頁 146，圖 133。

圖 98 英國柳模樣盤。圖版取自 Leslie Bockol, *Willow Ware: Ceramic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With Price Guide* (Pennsylvania: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1995), p. 142.

圖 99 波斯黃地鳥獸球紋小碗，日本江上波夫收藏。圖版取自汎亞細亞文化交流センター編，《シルクロード西域文物展：江上波夫コレクション》（東京：汎亞細亞文化交流センター，1994），頁 122，圖 4-9。

圖 100 多彩釉幾何球紋鉢，中近東文化センター藏。圖版取自 Miho Museum 編，《エジプトのイスラーム文様》（京都：Miho Museum，2003），頁 160，圖 359。

圖 101 色繪樹下人物圖鉢。圖版取自杉村棟、並河萬里，《ペルシアの名陶》（東京：平凡社，1980），圖 80。

圖 102 雙耳扁壺，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圖版取自杉村棟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17・イスラーム（東京：小學館，1999），頁 212，圖 119。

圖 103 青花長頸瓶卡拉克類型。圖版取自 Jessical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p. 282, pl. II: 15.

圖 104 五彩仙人圖盤。圖版取自後藤茂樹編，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4・明，頁 121，圖 123。

圖 105 白地藍彩人物紋盤。圖版取自出光美術館編，《シルクロードの宝物：草原の道・海の道》（東京：出光美術館，2001），頁 134，圖 292。

圖 106 青花草花紋盤。圖版取自後藤茂樹編，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4・明，頁 113，圖 114。

圖 107 牙雕執政官圖飾札，俄羅斯艾米塔吉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藏。圖版取自京都文化博物館、京都新聞社編，《特別展ユーラシアの輝き：ロシアの至宝》（京都：京都文化博物館，1993），頁 307，圖 160。

圖 108 伊比利半島球紋馬賽克併磚。圖版取自第二アートセンター編，《世界の文様》2・オ

リエントの文様（東京：小學館，1992），頁 163，圖 264。

- 圖 109 德國 Reichenau-Oberzell, Sankt Georg Nara 教堂拱門局部。圖版取自長塚安司編，《世界美術大全集》西洋編 8・ロマネスク（東京：小學館，1996），頁 41，圖 19。
- 圖 110 德國麥森瓷廠青花五彩盆栽紋盤。圖版取自町田市立博物館，《マイセン西洋磁器の誕生：開窯 300 年》（愛知：愛知縣陶磁資料館等，2010），頁 65，圖 73。
- 圖 111 景德鎮康熙釉上彩將軍罐，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藏。圖版取自 Christian J. A. Jörg,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msterdam: The Rijksmuseum, 1997), p. 176, pl. 197.
- 圖 112 宜興紫砂葡萄葉紋把壺，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藏。圖版取自 Christian J. A. Jörg,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 249, pl. 286.
- 圖 113 四臂神像，印尼雅加達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肥塚隆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12・東南アジア（東京：小學館，2000），頁 234，圖 190。
- 圖 114 爪哇 Demak 清真寺越南青花球紋壁磚。圖版取自東洋陶磁學會，《東洋陶磁》vol. 4（1974-77），圖 19。
- 圖 115 爪哇 Demak 清真寺越南獅子戲球紋青花壁磚。圖版取自東洋陶磁學會，《東洋陶磁》vol. 4（1974-77），圖 8。
- 圖 116 越南青花紅綠彩球紋蓋盒。圖版取自 Butterfields, *Fine Asian Works of Art: Including Treasures from the Hoi An Hoard*, p. 257, no. 1899.
- 圖 117 高麗青瓷七瓣式球紋象嵌，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圖版取自李秉昌，《韓國美術蒐選——高麗陶磁》（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頁
- 圖 118 渦紋地連弧紋鏡，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前引《東京國立博物館図版目録：東洋古鏡篇》，頁 26，圖 34。
- 圖 119 山東大汶口文化四瓣花彩陶漏缸（線繪圖）。圖版取自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大汶口續集：大汶口遺址第二、三次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頁 174，圖 125 之 1。
- 圖 120 青瓷象嵌球紋蓋盒，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余佩瑾、王明彥主編，《尚青：高麗青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326，圖 IV-15。

Circulation of the “Spherical Pattern”: A Discussion Starting from Goryeo Celadons and Song Dynasty Spherical Patterns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ddresses the topic of the spherical pattern from several points of view. First, the illustration accompanying the description of a “ball pattern” (spherical pattern) in the Northern Song technical treatise *Yingzao fashi* confirms that a similar pattern on Goryeo celadons is in fact the “ball pattern.” Second, after examining the situation concerning the popularity of spherical pattern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possible origins, it is believed that it may have been a decorative pattern with western origins. Third, the spherical pattern was confused with the Chinese coin pattern having a square hole in a round form and then integrated with the lion-and-ribbon-ball theme, the problem of sinicization for the spherical pattern arising therefrom. Fourth, there are spherical pattern decorations found within East Asia, from China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 Finally, the sinicized spherical pattern later returned to influence both Western Asia and Europe.

Keywords: Spherical pattern, Goryeo celadon, *Yingzao fashi*, pattern of two lions playing with a ball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 1 高麗青瓷象嵌球紋盒
十二世紀後半至十三世紀前半 D 11.6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李秉昌舊藏)



圖 2 高麗青瓷象嵌菊花球紋盒
十三世紀 D 18.8cm
韓國潤松美術館藏



圖 3 高麗青瓷象嵌唐草球紋大盤
十二世紀 D 20.1cm
韓國海剛高麗青瓷研究所藏



圖 4 高麗青瓷白堆菊花球紋盒
十三世紀前半 D 8.2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李秉昌舊藏)



圖 5 沙堂里第七號陶窯址出土雙龍戲球紋破片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舊朝鮮總督府博物館)



圖 6 高麗青瓷象嵌雙鳳戲球紋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 7 高麗青瓷象嵌菊花球紋組盒 高麗時代 十三世紀前半 D 17.2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李秉昌舊藏）



圖 8 a 高麗青瓷陰刻球紋壺 十二世紀 H 17.2cm 韓國個人藏 b 局部



圖 9 高麗青瓷透雕球紋香爐
十二世紀前半 H 15.5cm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 10 高麗青瓷透雕球紋破片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



圖 11 a 定窯嬰兒枕 北宋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繡球局部



圖 12 定窯印花獅戲球盤線繪圖
北宋至金代 D 17.5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 白地鐵彩劃花獅子戲球紋八方枕 金代
楊永德收藏



圖 14 宋太祖蹴鞠圖 局部
中國上海博物館藏



圖 15 白地黑花童子蹴鞠八方枕 金代 H 10.8cm
中國河北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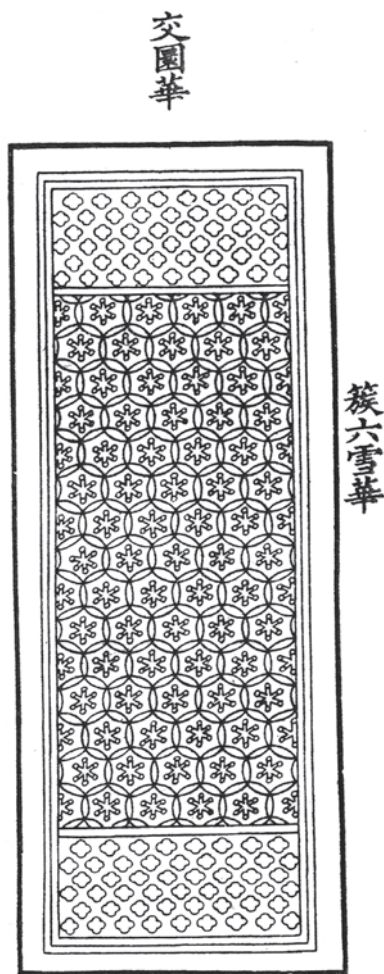


圖 16 《營造法式》簇六雪華



圖 17 高麗青瓷象嵌銅紅菊花球紋盒
十三世紀前半 D 8.3cm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 18 高麗青瓷象嵌菊花球紋盒
十二世紀後半至十三世紀前半 D 8.5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 19 a 踢球圖（元刊本《事林廣記·戌集》） b 局部



圖 20a 《營造法式》
挑白毬紋格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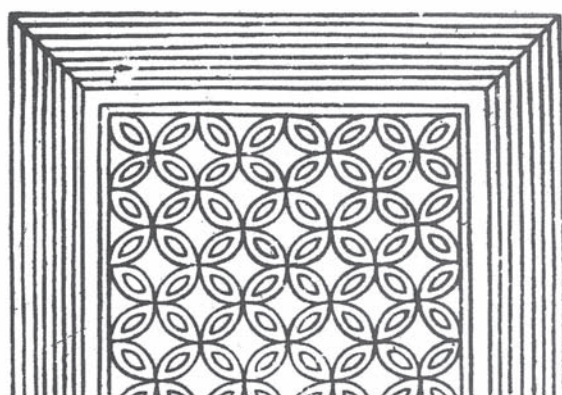


圖 20b 局部

挑白毬紋格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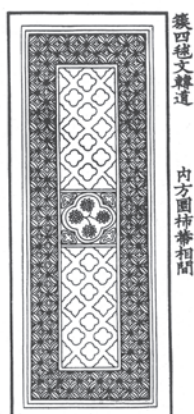


圖 21a 《營造法式》
簇四毬紋轉道



圖 21b 局部

簇四毬紋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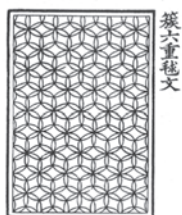


圖 22a 《營造法式》
簇六填華毬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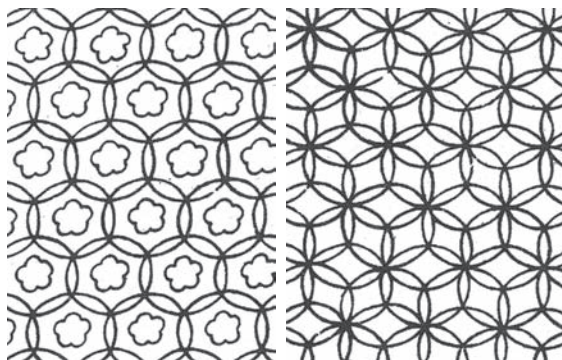


圖 22b 局部



圖 23 四蝶球紋銅鏡 遼代 D 29cm
1954 年昭烏達盟赤峰大營子駙馬
贈衛國王墓出土



圖 24a 黑石號沉船打撈出的樂人球紋
金杯 寶曆二年（826）



圖 24b 黑石號沉船打撈出的樂人球紋金杯 局部



圖 25 鑲金球紋提籃籠子
唐代 H 17.8cm
中國陝西省扶風法
門寺地宮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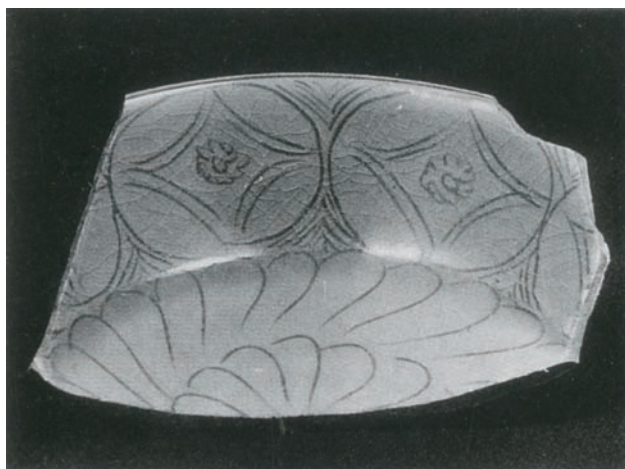


圖 26 青瓷球紋碗 五代至北宋
中國陝西省耀州窯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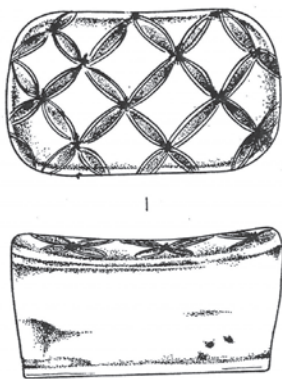


圖 27a 長沙窯球紋枕線繪圖
中國湖南省長沙窯窯址出土



圖 27b 長沙窯球紋盤線繪圖
中國湖南省長沙窯窯址出土



圖 28 黃地球紋夾纈薄絹 日本正倉院藏



圖 29 紫地花鳥球紋錦 線繪圖
日本正倉院藏



圖 30 a 傳南唐顧闳中《夜宴圖》線繪圖



b 六瓣式球紋 局部



圖 31 a 靈峰寺石塔 中國浙江省杭州靈峰寺址出土 五代後晉開運年間（944-946）
中國杭州博物館藏
b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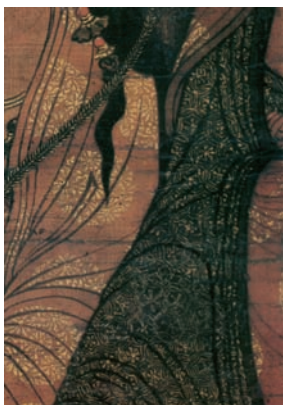


圖 32 阿彌陀三尊圖 局部
99.2×51.7cm
日本私人藏



圖 33 都管七箇國盒 唐代（九世紀）
D 7.7cm 中國西安博物院藏



圖 34 供養菩薩著服所見球紋
敦煌壁畫 244 窟
北壁中部 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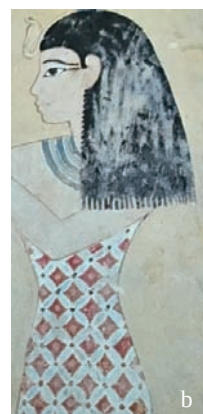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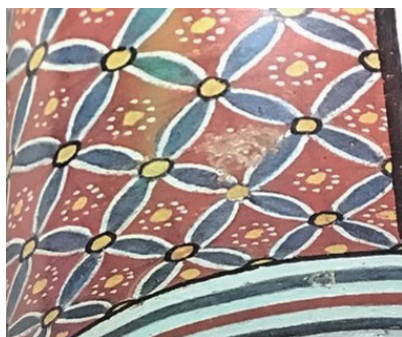


圖 35 a 埃及新王國時代第十八王朝特穆斯四世
（Tutmosis IV, 1401-1390 B.C.）幸運女神哈
素斯（Hathor）著服所見球紋
b 局部



a



b

圖 36 a 阿曼和泰普四世 (Amehotep IV, 1352-1338 B.C.)
私人墓券頂的球紋彩繪
b 局部



圖 37 費昂斯 (Faience)
球紋象嵌 埃及
Tell el-Yehudia 出土
D 3.3cm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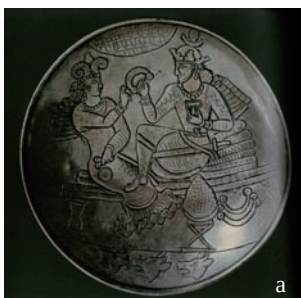


a



b

圖 38 a 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 (Pendjikent) 第 28 室 (復原圖) 券頂的球紋飾
b 局部



a



b

圖 39 a 銀杯《王之饗宴》 六至七世紀 D 23.2cm
美國沃斯特藝術博物館 (The Walters Art Museum) 藏
b 球紋局部



圖 40 茹阿爾 (Jouarre) (塞納馬恩縣 [Seine-et-Marne]) 尼僧院長聖亞奇布 (St. Agilbert) (665 年歿) 的石灰長方棺 茹阿爾修道院，聖保羅地下禮拜堂



圖 41 a 佛陀說法圖 三至四世紀 H 64cm 平山郁夫收藏
b 局部



圖 42 a 三兄弟之墓內部壁畫 二世紀後半 H 5m 敘利亞帕邁拉 (Palmyra)
b 局部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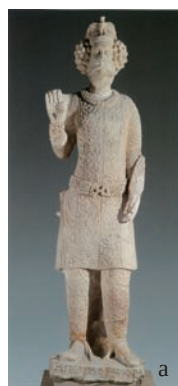


b

圖 43 a 阿芙羅狄蒂 (Aphrodite) 馬賽克地磚 三世紀 H 345cm 希臘帕特雷考古博物館 (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Patras) 藏
b 局部



圖 44 石之織毯 約 645-640 B.C.
H 127cm Kuyunjik 北宮殿第 1 室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a



b

圖 45 a 哈特拉 (Hatra) 第 10 號神殿出土 Sanatrug I 大理石立像 二世紀
H 230cm 伊拉克博物館藏
b 局部



圖 46 十二天像 局部 大治二年 (1127)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圖 47 南宋陸信忠繪《十六羅漢圖》著服所見球紋飾
日本京都相國寺藏



圖 48 a 《法然上人繪傳》第 1 卷 2 段〈長承二年法然誕生〉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b 局部



圖 49 中國內蒙古哲里木盟
小努日木遼墓出土
團花綾（模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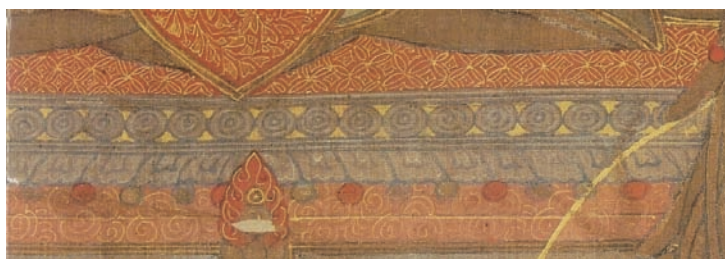


圖 50 阿彌陀八大菩薩圖 寶座局部 日本鑲阿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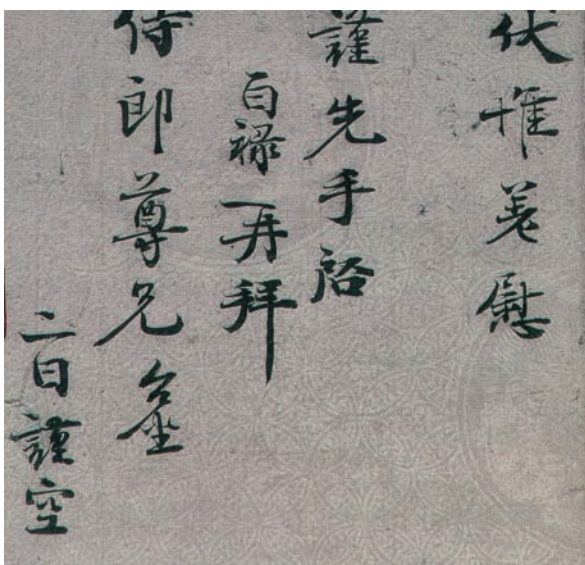


圖 51 宋 范百祿 致完夫吏部侍郎尺牘 冊 局部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2 a 《三十六人家集》〈仲文集〉 平安時代 十二世紀 日本京都本願寺藏
b 局部



圖 53 縹地花輪違模様括袴
局部 室町時代
十五世紀 日本大阪
鐘紡株式會社藏



圖 54 a 中國浙江省金華南宋嘉泰元年（1201）徐氏墓出土
銅爐 H 14.5cm
b 耳部



圖 55 七寶文鏡 宋元時代
十至十四世紀
D 14.6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圖 56 球紋散蝶鳥鏡
D 10.2cm
平安時代 十二世紀
廣瀨治兵衛氏寄贈



圖 57 青瓷貼花四魚球紋
元代 D 32.1cm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圖 58 青花雙獅戲球圖八棱玉壺
春瓶 元代 H 32.5cm
中國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藏



圖 59 球紋地靈芝雙獸石雕 元代 D 153cm 中國北京市



圖 60 銀鑲金蓋盒蓋的雙獅戲球
紋 局部 遼代 D 19cm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圖 61 高麗青瓷盒蓋所見陰刻雙鳳戲球紋
十一世紀 韓國全羅南道康津郡沙堂里窯址出土
韓國國立光州博物館藏



圖 62 對雀鳥石刻 宋代 四川瀘縣宋墓（徵集品）



圖 63 磁州窯白地黑花枕 金代



圖 64a 越南惠安沉船 (Hoi An Shipwreck) 青花盤
十五世紀晚期至十六世紀初期
D 34.9cm



圖 64b 局部



圖 65 龍泉窯青瓷繡墩 明代



圖 66 青花獅球紋大盤 明正統 - 天順
(1436-1464) D 39cm
中國江西省景德鎮市陶瓷考古
研究所藏



圖 67 紅綠彩蓮荷紋蓋罐
明正統 - 天順 (1436-1464)
H 31.8cm



圖 68 五彩透雕水注
金襴手 十六世紀
H 24.9cm 重要文化財
日本五島美術館藏



圖 69 a 法花牡丹紋梅瓶 明代 H 28.3cm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b 球紋局部



圖 70 翡翠藍釉鏤空球紋飾碗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圖 71 a 白瓷青花草花球紋多方葫蘆形瓶 十八世紀前半 H 21.2cm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b 局部



圖 72 藍地緞子（遠州緞子）
十四至十五世紀 染織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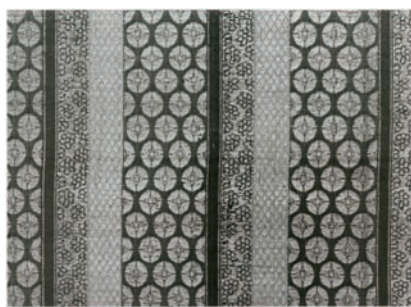


圖 73 蜀金 明代 十六至十七世紀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74 瀬戸茶入
銘 滝浪
室町時代 H 7.8cm
日本畠山紀念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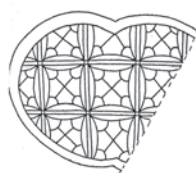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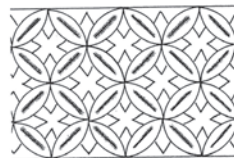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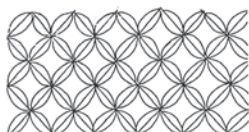


圖 75 古伊萬里各式球紋



圖 76 柿右衛門釉上彩繪狛犬
江戶時代前期
H 45.7cm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圖 77 釉上彩繪獅子牡丹及
球紋德利 H 27.4cm



圖 78 織部燒小鉢 局部



a



b

圖 79 a 古九谷 釉上彩繪鳳凰紋花口盤 D 31.7cm 十七世紀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b 球紋局部



a



b

圖 80 a 釉上彩繪唐草球紋盤 元祿十二年（1699）銘 D 21.4cm
b 球紋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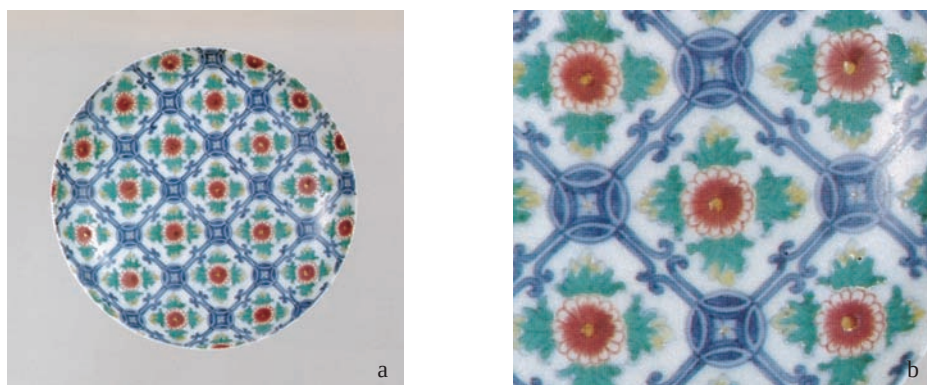


圖 81 a 彩繪更紗球紋盤 鍋島 D 15.8cm b 球紋局部



圖 82 a 色繪熨斗香盒 江戸時代 十七世紀 H 2.2cm 野野村仁清 (1648-1690) 作
日本 MOA 美術館藏
b 球紋局部



圖 83 鐵繪鈷藍球紋陶盤 尾形乾山 (1663-1773) 作



圖 84 a 十八世紀和服 L 146cm 日本島山紀念館藏
b 球紋局部



圖 85 黑羅沙武家衣裝
傳小堀遠州（1579-1647）著用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86 繡繪七寶繫紋盃洗
初代高橋道八（1749-1804）作
江戸時代 H 11.1cm
日本和歌山正智苑藏



圖 87 色繪七寶繫紋二段重箱
永樂和全（1823-1896）作
H 1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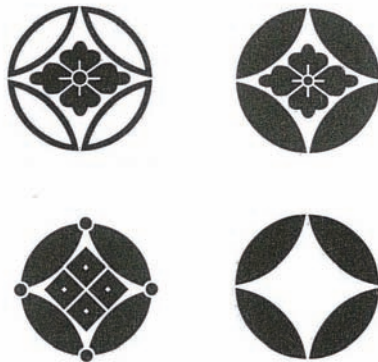


圖 88 （左上）廣島縣廣島市佐北區白木町大字
井原／高階姓高氏族
（左下）長野縣中野市大字三ツ和大熊／
宇多源氏佐々木氏塩冶氏族
（右上）秋田縣大仙市協和荒川／清原氏
族
（右下）奈良縣高市郡明日香村大字岡／
高階氏族



圖 89 祥瑞十七世紀景德鎮青花扇形盒
H 4.5cm



圖 90 法華曼荼羅詩繪經箱
十四世紀 D 27.2cm
日本德川美術館藏



圖 91 填漆長方箱 D 32.2cm 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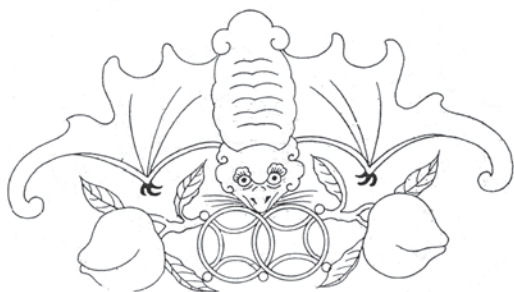


圖 92 野崎誠近《中國吉祥圖案》中的「福壽雙全」



圖 93 綠釉「福全」圖像筷筒
二十世紀前期 H 17cm
臺灣私人藏



圖 94 南宋龍泉窯「酒色財氣」
露胎球紋印銘



圖 95 山東淄博窯鐵繪「大定通寶」球紋鉢
金代至元代 中國山東博物館藏



圖 96 元代青花盤盤心所飾「雙錢」紋
十四世紀 D 57.5cm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圖 97 色繪牡丹唐草紋七寶透六角壺
所見「雙錢」紋
江戶時代 十八世紀 H 19.8cm
日本京都善峯寺藏



圖 98 a 英國柳模樣盤 十九世紀 b 「雙錢」局部



圖 99 波斯黃地鳥獸球紋小碗
伊朗 Nishapur 900-1000 年
H 6.8cm
日本江上波夫收藏



圖 100 多彩釉幾何球紋鉢
伊朗 十一至十二世紀
D 29.6cm
中近東文化センター藏



圖 101 a 繪樹下人物圖鉢 十二至十三世紀 D 21.4cm
b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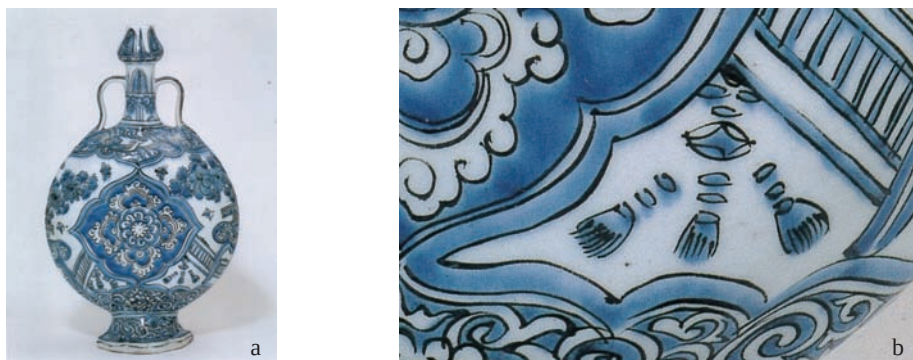


圖 102 a 雙耳扁壺 薩法維王朝 約 1600 年 H 30cm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藏
b 局部



圖 103 a 青花長頸瓶卡拉克類型 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
b 球紋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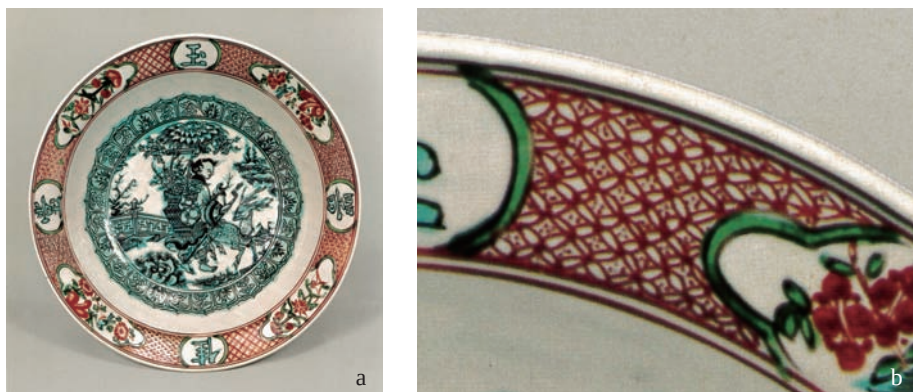


圖 104 a 五彩仙人圖盤 吳須赤繪 十七世紀 D 38.5cm
b 球紋局部



圖 105 a 白地藍彩人物紋盤 伊朗 十七世紀 D 28.5cm
b 球紋局部



圖 106 a 青花草花紋盤 卡拉克類型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前半 D 50.4cm
b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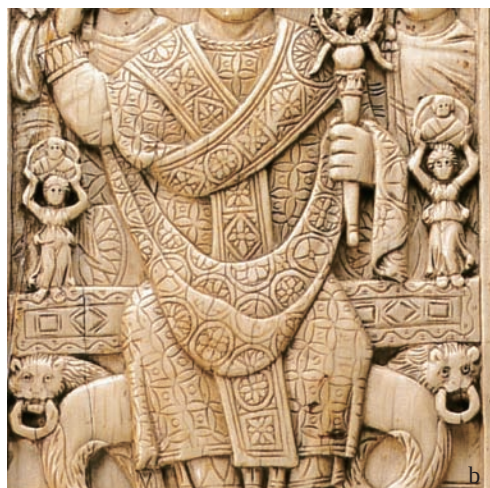


圖 107 a 牙雕執政官圖飾札 H 37.6cm
俄羅斯艾米塔吉博物館
(Hermitage Museum) 藏
b 著服局部



圖 108 伊比利半島球紋馬賽克併磚
十至十四世紀



圖 109 德國 Reichenau-Oberzell, Sankt
Georg Nara 教堂
拱門局部 九至十世紀



a



b

圖 110 a 德國麥森瓷廠青花五彩盆栽紋盤 1740-50 年 D 23.5cm
b 球紋盆栽局部



a



b

圖 111 a 景德鎮康熙釉上彩將軍罐 H 59cm 荷蘭國家博物館 (Rijksmuseum, Amsterdam) 藏
b 花籃球紋局部



圖 112 a 宜興紫砂葡萄葉紋把壺 十七世紀 H 16.6cm
荷蘭國家博物館 (Rijksmuseum, Amsterdam) 藏
b 器足球紋局部



圖 113 a 四臂神像 十四世紀 H 213cm 印尼雅加達國立博物館藏
b 局部



圖 114 爪哇 Demak 清真寺越南青
花球紋壁磚 十五世紀
真圓型
(上) 變形十字型
(下) 本堂內陣西壁聖龕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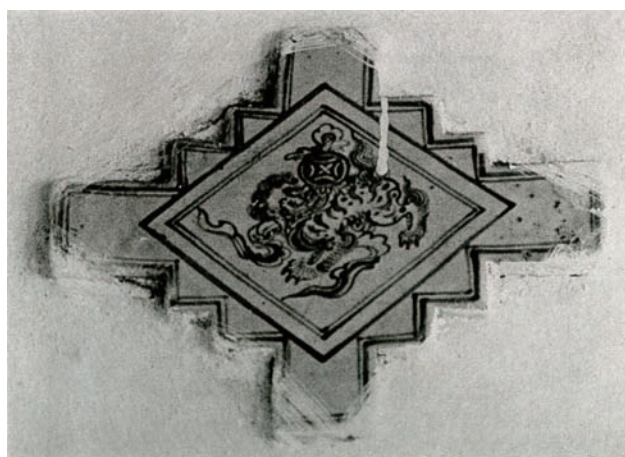


圖 115 爪哇 Demak 清真寺越南獅子戲球紋青花壁磚
段十字型 本堂外陣東壁面



圖 116 越南青花紅綠彩球紋蓋盒
十五至十六世紀 惠安沉船
(Hoi An Shipwreck) 打撈品
D 6.7cm



圖 117 高麗青瓷七瓣式球紋象嵌
十三世紀 D 8.8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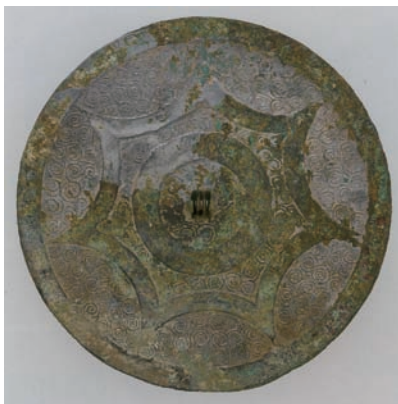


圖 118 渦紋地連弧紋鏡
秦代 西元前三世紀
D 14.6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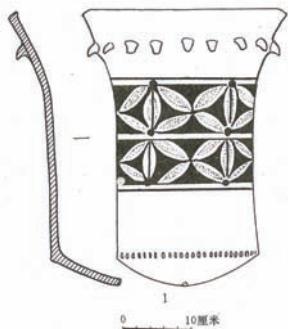


圖 119 山東大汶口文化四瓣
花彩陶漏缸 線繪圖
H 30.8cm



圖 120 青瓷象嵌球紋蓋盒 現代做品
D 6.4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